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四

墓誌

董知縣墓誌銘

古之學者格物以致其知開物以成其用二者常相須而未始相悖也自王者之迹熄曲學之士雜然四出窮理者流於虛無之說而不本乎性命之原用世者汨於功利之卑而不知乎經濟之本此先王之道所以不明而隆古之治所以不復至嵩洛諸儒先後發明體用備具然後談經者始以理義而為歸讀史者以理亂而為斷濟時者亦以行道而為急至若商功較利如所謂俗

吏者人亦得以指其非非講學素明之力邪君之學蓋源流若此故平日之論以爲自漢以前固未易言而唐之人才亦非後世所可及者相則房杜將則李郭節義則張許論諫則魏陸文則韓柳詩則李杜字畫則歐顏下而至於術數技藝亦皆精絕一世而非謾爲文具者至若空犬羊而蕩戎羗僂鯨鯢而造王室勛業魏皇卓桀當代豈後世空談者可望邪降是而後徃徃緼藉有餘而振厲不足論議有餘而事功不足文彩有餘而武備不足意氣有餘而風骨不足夫是以風雨不適不能調姦宄不戢不能滅戎狄不賓不能服千百餘年委薶一日非講學不盛之故也人才不如古耳每聆君言意

其必有立於世者而今則亡矣命也夫蓋君有竒骨長身而廣口言議英發志氣激烈平居開口未嘗輒及州縣細故上則期於以道輔佐吾君分別寓內賢不肖而進退之抑浮費以減無名之賦歛擇監司郡守以奉行祖宗之良法美意下則期於選將帥肅軍政以殲殘虜而紓宿憤其志念蓋若是夫豈爲是繆悠者顧乃一仕爲令而黜再爲令而死矣由是觀之則又非無才也用之不究其才耳然攷其生平隨寓必有以自見初調筠州新昌尉丁父艱再調成都征商猾吏屏息征課自裕東南士入蜀舉員足乃出秩滿蜀人留之會年饑曰吾嘗爲活人書條貫悉備使其書行天下無捐瘠矣一京

秩皇計哉乃亟走行在所上之執政是其說下之畿漕
俾鋟木以班諸路注德安府應城令方湏戊丁卯歲侵
番守檄條荒政於是山巔水涯靡不霑被適應城易右
選改授郢州文學至則作新校宮市田畷百以資士之
不能上春官者中庸大學章句論孟注說皆指授口講
士知向方舉者如式授温州瑞安邑素名劇首有鉏疆
聲大姓側目會常平使者行部謂其慢於走趨巨室從
而中之劾歸邑人遮車餞詩滿載調辰溪辰地遠人緩
於學君乃急之取成童以上擇師教之且身率之暮年
文風大振先是林蠻洞頗爲民害官姑息之君至嚴教
令縮不敢出既又招其酋曉以禍福使得自贖偶生界

有入寇者酋果領衆斷其歸路君曰此以蠻制蠻也勝
則賞之否則蠻失利耳於我無與又爲置連珠寨百二
十所寇至鼓四起掠者雲集無窮之患也人尤德之方
平蠻時出入溪谷厲氣侵薄得嘔泄之疾日甚遂請挂
冠既日正冠危坐從容而逝十年十二月七日也階爲
朝奉郎蓋君之學出於沙隨程公迥而沙隨之學則源
於嵩洛故君終身守其力行之說而以及物爲究極之
地活人之書已足垂後有若辯明聖孝書壽國脉書求
賢變俗書皆切於當世者餘詩文多散落家有抱膝藁
十卷君雖慷慨以功名自許然襟度灑落平時絕口不
言勢利方罷瑞安歸也得地十畝種竹栽花號芙蓉莊

賦詩觴客逍遙其間不知仕之黜也在石城時甚愛水
簾稍暇卽之讀書竟日上饒懷玉山歲時一游游必留
至買田付僧爲游費水簾懷玉之僧皆刻象巖石間一
時高人勝士咸作詩高之曾中所存可知矣董出黃帝
後董父以擾龍事舜封之醴川賜之姓名之氏代有顯
人至君九世祖始家德興之海口族日大以儒學仕朝
者相望曾大父旻大父湜考樗贈宣教卽妣張氏贈孺
人孤甄奉匱歸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葬其邑之金獅
原妻封孺人沙隨之女也有家法先歿而祔之二子長
甄次城皆敏而好學君之未究者或在是邪甄將乞君
遺澤一女歸張文州長子曰世美二孫穎碩其孤以狀
請銘某與君同爲癸丑進士三十年間凋落過半今又
忍銘君邪然交久誼重將安所辭邪乃系之銘
出而不能兼善謂之竊位入而不能獨樂謂之干時干
時者鄙竊位者危君明於體用之學合乎行藏之宜儻
有能者胡必已爲游神碧落之境晞髮太華之池從羨
喬之群仙觀羲吳之昌期此宿昔之志也固始終而以
之

黃君茂齡墓誌銘

黃氏之先光州固始人也五季之亂從王審知入閩爲
判官因家焉後析而三一居福清之塔林一寓閩邑之
黃卷其居長樂北鄉之黃壠者君之祖也高祖實由黃

壠入于邑生二子知變知言知言爲弟後生彬彬生山
立辛未進士今以朝奉郎主仙都觀其曾大父知變生
球球娶王氏生三子長卽君二早世一女歸張其家高
曾以來號鄉里善人君少力學里中有欲合衆力爲善
事者必推君爲倡事乃集姿度豁然平生無私語凡所
行者皆可告之人性好生而力不給率節數日羸又一
市之操網罟弓矢者計期以歸生於紹興丁卯十二月
二十八日沒於嘉定乙亥孟冬十日配石梁盧氏以紹
興己巳九月九日生嘉定戊辰四月二十七日亡子公
碩女許歸郭習孫德生孫女三人公碩卜以明年月日
合窆于縣之某地走千餘里謁銘於予予開禧甲子分
教秣陵公碩爲弟子員予爲得漕牒一試輒中甚孝而
文刻苦自立然則君不亡也君諱椿字茂齡銘曰
播之以青陽乎而長之以朱明乎而實之以素商乎而
固之以玄冥乎而則又復興之以享歲乎而種德一也
報其有二耶

許卽中墓誌銘

士林之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
權臣擅柄之日詣其門者立登丞敬公惡其爲人至不
筮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
命矣乃五年卧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叅政開督府辟公
爲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

壯至老布衣疏食一室蕭然踈帟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學之積委諸橐中居乏寸椽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及焉蓋公之學一出於誠壯從諸公游晚授學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爲主故凡出公之門者質而不華誠而不僞厚而不薄望而知其爲公之徒也嘉定紀元公始赴調五年差戶部架閣十月除國子錄又十月三日除國子博士逾年改京秩遷太學博士六年十月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秘書丞五月除著作郎兼職如故某年某月寢疾某日終于官舍子植求銘嗟夫碑郭有道烏乎媿乎公嘗有言國之強弱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風俗風俗之振作在立表表立朝廷之上影從四海之間表立矣而風隨仆之吾其如天何公諱文蔚字衡甫新安休寧人銘曰
大閑耽耽皇極巖巖萬邦所瞻天下泰山母曰曠曠幸有表在惜哉歲闌訾黃不再

呂君尹之墓誌銘

君子之爲善合內外之道而已而功利不與焉然昔之聖人乃以福善禍淫吉凶影響之說著之爲經以示天下萬世何哉蓋聖人取其常而君子委其變取其常者所以詔乎人委其變者所以盡諸己常與變在天者難必至於人道之常則不可一日而不盡君子之爲善要

亦如是而已矣旌德之呂氏派出新安予聞之里人謂君幼時見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道路之險而未平者橋梁之毀而未治者則一念油然而生比壯家益饒凡頃所見悉償無遺其所未見者聞之惟恐其後年饑發廩以活旁近逋者蠲之疾者砭之亡者櫛之遐邇畢愬焉善根所性無一毫徼於外也然天道之還捷於形聲四方賢譽一日翕歸且復仲子入進士第季子亦有聲文場旌德未多見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是可不爲世書之哉曾祖某祖某父某君諱某字尹之幻警敏讀書輒了大義事親極其孝其父嘗語之曰儒世業也然未有聞者不在汝必汝子焉

汝其識之故君教子尤力卒仲父志非孝之終乎配汪氏子三人長應洪仲應黃季應雷女三人長適進士汪某次前定海王簿程若疇次浮梁尉汪某孫男八人女四人生於紹興乙亥之人日終於嘉定己卯五月之下澣初君有志脫落世氛作江淮放浪之觀至海陵被疾二子亟往既越月奄然而逝無苦也聞者咸惜之其孤十以今年某月某日窆于齊名有衣之原夫人祔焉仲子尉歛甚廉而敏予所知者而若疇又予猶子以狀請銘不得辭也乃序而銘之古之隧碑必著字傳達也今取焉銘曰

鄰乎歛兮版乎宣地百里兮邑旌川雲橫紫邏水浮煙

風遺太古靜而顯彼君子兮隱其間內自力兮不求宣
不求而來亦不卻天寔揭之爲世覺今朝卜窆須寬平
有子植立方峻嶒璽書時至照林垆

黃運幹墓誌銘

黃帝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順天之紀立人之極盡地
之利振兵削暴而四海寧設監分治而萬邦和草木淳
化蠢動垂蛾日星叶叙土石成材功施無窮故天厘其
報其孫高陽其曾孫高辛又其玄孫放勛以及虞夏商
周皆世受天命爲天子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今徧兩間矣矧黃爲顯系乎故繇漢唐逮五季以詞學
功業見於世者獨盛蓋統緒漸源深矣君黃氏名濬字

巽翁籍徽之休寧曾祖中理祖傑奉直大夫父何進士
起家嘗守括蒼岳陽二郡入朝丞太府君用慶元三年
南郊父任明年試銓部首詞賦選主德化簿太守以爲
才攝判官二年事無巨細倚之總餉使者令董軍儲異
時庾吏受貨所輸濕惡君律已戢吏米皆精鑿月一給
軍聲歡然比滿去咸餞遠郊有依依不去者茲可以觀
軍政矣以關陞三表轉從政郎注諸暨丞歲適侵庾司
檄以賑濟戶至人給全活甚衆令去君攝其事官無銖
錢以告身質富民得三十萬藉以流通令之行也無以
裹糧君輟俸遺之鄰縣有枉斃者累驗莫究憲檄君與
同驗至則屏吏躬視果得寃狀憲劾前官以君名聞養

濟院歲久屋傾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咸失其居君鼎
新之又有訟數十前後令莫決君爲剖析率數十言人
皆折服且寢食縣齋治事訟無留囚無繫秩謝監司辟
慶元穿山鹽官監爐列海濱者七八十劇暑隆寒往來
不憚先是課不登君入鹽則削平籬面官不取贏予錢
則當官給散吏不得扼故亭民樂輸歲課以羨使者列
之朝賞儒林郎場濱海路多磔硤君砌石餘二十里自
是爲坦涂部使者及刺史各以京削薦之任蒲漕司又
辟三石橋酒官及考苦脾下乞致其事轉通直郎賜緋
衣銀魚命下而易簀辛巳歲也娶趙氏冀王東位臨安
通判師德之女封孺人男華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

簿女許適知瀏陽縣徐瑑之子剛中維太府丞歷中外
四十年而所居燈見星月飯不足支半歲君居官亦洗
手奉職貧益甚其歛也衣襦不具咸謂世傳清白性孝
友篤寔姿識警敏無他嗜唯書爲娛藻思清健有老笔
流輩傳誦之初太府丞娶嚴陵方氏因寓于嚴然早夕
思歛也卒窆于歛君盍從之而君之孤華謂得吉於建
德之白茅塢遂以癸未歲孟春十六窆焉太府丞予舅
也君子內弟也銘其可已乎銘曰

才與命帥相違才孰賦命孰司其諸天之所爲乎或謂
才天所惡用不融季不固然則胡爲而賦又胡爲而惡
鴟鴞高舉社櫟獨全不才者顯無用者延我思古人嘗

問大鈞往往蒼蒼嘗若不聞豈其不聞好惡或異垂之
不刊豈年與位歟與嚴壤寔連體乎地魂乎天其從乃
祖乃父於崇唐之原千億其年

吳靜翁墓誌銘

公諱仁靜翁字也幼警敏嗜書壯游辟雍一時師友皆
海內英茂異時余公端禮謝公深甫當國竒公才欲以
異恩昇之公謂儒科可芥拾也辭焉夙與伯季俱學伯
爲丙辰進士公則婁試婁卻然卻益厲晚彌薦每語其
子曰學以經爲蓄史爲穫決科之詞抑末耳噫斯足以
見公之學矣之之大父勇義秉正以長者稱里中龐眉
皓髮雍容期頤公左右侍跬步弗去夜則侍其父卧大

父旁榻族鄰稱其孝侗儻有大志然慈屋根諸天窶者
贍之疾者藥之歿者槨之至若賑孤卹遺蠲租拆券砥
道築橋病且車猶諄諄以授其子子亦能紹其志成其
事夫名以自况公真能稱其名者然稱則宜壽顧數止
易卦非大鈞時不可測者邪比歲以來承流宣化之道
缺人以訟爲能公晚歲講學益明閱理浸多其居鄉也
恂恂侃侃有東州伏不鬪之風至於人之有訟則必曉
之以理義譬之以禍福往往聞者爲之止熄學不施於
政而行於鄉下焉有功於里閭上焉有助於有司學之
有益於人也大矣人羨久生將以爲學生而不學何以
生爲哉此公之尤可書者書之所以爲世法也平生爲

詞章有靜軒雜著魯大父師心三舍貢士大父士通保
義郎父弼迪功郎世居海寧之臨溪娶程氏有淑稱先
二紀卒二子曰光曰炎女適進士朱夢發孫汪真桂真
孫女二人公生於紹興己卯孟秋十日終於嘉定壬午
臘月三日二孤將以甲申仲冬初斡葬君嘉善鄉吳芳
源治命也走書吳山求銘焉某與公爲世姻且相好也
銘可已乃次第銘之銘曰

上承太伯之休緒兮千歲蟬聯下開雲來之慶基兮
砥其綿祖阡之旁吳芳之源山嶙嶙而矗矗水洄洄而
涓涓寧羨乎八龍之雜集且觀雙鳳之翔舉施不薄則
報不庶兮吾固上質之蒼然詔爾後人兮益思所以承
其休而壽其傳

鄭君志銘

鄉貢進士鄭君江以其母舅南昌司錄程君旂之書來
曰吾父窆矣願有以燭其幽予聞上古墓而不墳中古
墳而不碑後世碑矣而又表焉志焉銘焉何哉蓋古者
不朽於土中碑焉用然亦孝子順孫無已之志也焉得
而已諸銘曰

天秉民彝孝悌而已化宣大君是崇是起周轍既東人
紀不脩聖人憂之乃筆春秋倚與鄭君服德無爽孝根
性天悌稱里鄰顧斯二者人孰不然君於人倫獨爲至
焉子力於學嘗薦于鄉人歌其仁五津其梁蕭蕭陶陶

不求不競五十九年遂考終命志通其名達之其字曰
歛其鄉曰鄭其氏名倫者曾名琬大父父曰大海世惟
善慕有程厥妃室家甚宜子江及濺孫壽暨祺江業方
伸門當高楣女適三族鮑胡與朱永豐之松獅子之石
惟銘斯章垂年千億

嚴陵徐仲和墓誌銘

嚴陵儒生徐夢得介其女程章以書來曰夢得世版龍
游豐濟王之裔也徙遂安十二世矣祖官遂安伐銅山
有德於人祠之迨今吾父幼侍吾祖師事東萊呂先生
講學有原志孫且犖月評以公直推之公娶王氏尚書
某之後子五人夢得大原大昌大定帝臣女二人詹若

水毛宗祐其壻也孫五人元甫亨甫和甫正甫吉甫咸
業進士女孫二八長適詹涉次皆幼曾孫二人繼祖紹
祖又曰吾父兄弟四人族居怡然自殖既足舉先世貴
業悉遜諸兄生於紹興乙亥沒於紹定辛卯得年七十
有七其年八月二十四日藏於龍耳峯下願銘焉其父
諱時雍字仲和銘曰

烏龍鼻祖龍耳峯昔嘗曳杖過其東龍泉大阿倚晴空
礪砢茯苓千歲松藏其下者祿萬鍾

程用之墓誌銘

程氏得姓凡十閱世而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來三
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有三

世而生儀同又十有三世而生都使都使當巢寇既平
之後聚族而謀曰往者盜據吾屋以駐兵今大盜雖殄
而四方寇攘方自是始盍謀所以辟地乎然徒必依山
也時平則安意穡桑緩急則憑恃險阻此亡窮之計也
族之父兄子弟謹以爲然於是相率去黃墩由草市而
上各擇勝地散居之曰臨溪曰汭川曰富溪曰會里曰
普合曰遐富曰新屯而汭川富溪與夫番陽諸族則又
由臨溪而後始散也故臨溪古墓山猶有祖壟在焉自
是世故相仍盜奪蠡起而吾族耕鑿山中晏然亡警非
都使觀時識變之明乎用之富溪族也王大父學王父
達父卓世以詩書相授不求仕進用之尤力學中歲弟

售乃宗老氏移心吐納且用力濟施性質直姿清介不
昵昵取容亦不敏敏自暴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諸人人
以義動則捐所有畀之亦無難色非勇於義者邪是皆
可書者不幸嘉定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亡矣得年七十
一次年重九日思禮奉其匱窆于開化縣崇化鄉高嶺
之原治命也男思禮女適吳其孫師文師孟思禮走在
所乞銘義不得辭也乃書以授之銘曰

用之導引餘復搢陰陽書杖策徧江浙望氣混沌初一
日踏高嶺曰此真吾廬後爲展翅鵬前有生驥駒鯤鵬
善變化乃乘駟馬車以是期子孫此意豈小乎其繼奉
其言乃植千歲梧鷄籠在何許明月同魂孤市田復築

舍宇者令安居歲時頻展省雲仍勿怠諸

姚饒州墓誌銘

君諱元哲字叔愚其先吳興人後徙明今爲慶元府高伯祖希始以儒學奮高祖容州戶曹阜寔後之曾祖孚左奉議郎壁水擢第妣孺人史氏祖孝全朝散大夫贈通議大夫妣碩人楊氏父頴對策孝皇臚唱第一妣太碩人王氏君生二歲而孤隨母育外氏外之祖卽左丞相魯國王公准也校書澤不及朝之士與校書同年者以君志尚卓絕詞學茂異乃合言于朝特延賞其主福州連江簿噓分賦井井不紊省視抄目雖夥靡遺秩滿勅授劑局織悉藥物用廣惠民之意今丞相深嘉其

才陶冶曲至傳公伯成以著述科薦謂其刻志問學思欲以文章議論著爲文有法度急於營養雖就延賞其學與文方進不已獎而成之必有可觀貳卿一時鴻宿不輕予可乃期許若是然則可知已秩滿勅授激賞酒官凡秣稻麴蘖水泉淘噐靡細不密於是酒最京師政選爲蕭山邑素土瘠且歲患潮汐君焦思盡瘁卒使公私俱立寶慶乙酉龍輻東涉君主縣之宿頓爲責尤重乃殫力畢心涂潦不避迄事無闕邑序久圯亟加脩繕宣聖從祀之象咸新之且申固江岸使水不得蓄砥石築路餘百里行不病涉人德之相與祠諸學治狀漫白表薦曰盛主管城南左廂事左廂最延袤五方稠雜訟

謀填塞君早受夜決事不踰宿吏莫銖兩欺初江滑舟
如鱗各占強宗官不得使君悉籍之俾之番迭無幸免
亦無苛役僉謂柔不茹剛不吐君其幾焉歲丁亥肇稱
禋祀大而園丘方澤次而百司應給昕莫駿犇巨細肅
然廂事小間則又闢廨門新繫室作堂窿然扁以清風
前後官此者困於滌冗君獨振之咸謂中興此官者差
監行在權貨務部茶場君以邦計所司出納宜謹率未
昕趨治迨晡方退甫再考朝廷以君履踐深治行著差
知饒州居亡何屬微疾逝唯以不克終養爲大恨年四
十有九位不究不年不稱壽天也平居書不離目籤帙
滿屋漕貢凡三至己丑榜始收一第校書冠多士止校

中秘人謂鍾在君矣乃又若是何耶娶王氏封安人魯
國王公之孫六也子屋易名汝翼世其業女二長適承
務郎程若愚次未行其子以紹定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葬君鄞縣陽堂鄉福泉山屋單子顧能間關水陸護其
匱抵先阡之近擇窆蒔松事物不苟行道之人哀而孝
之千里書來屬志其墓予與有連且知君舊矣可辭乎
銘曰

儒爲醇吏爲良謂其藏行初然則才矣必位以行之位
矣必年以久之然後可及民物此天人之勢合也疇昔
之士率多相違人固可計天不可期有子志學尚其勉
而

王宗卿母夫人袁氏墓誌銘

詩人之稱賢母多矣而未有若魯人頌僖公之母者既
祝之昌熾又祝之眉壽形之詩歌傳之萬世信矣乎僖
公爲春秋之賢君成風爲當時之賢母也若夫人者真
足以匹休儷美於千載之上也與夫人有賢子由宗卿
守嘉郡郡人寶文閣學士葉公適作爲荅春詩凡百餘
言極言賢守之政與夫慈母之德邦人誦之四方之人
傳之非是母孰生是子非是子孰慰是母人生若是可
以爲榮矣顧不足以上儕魯頌之懿軌哉夫人姓袁氏
名妙覺字亡庭起之新昌人歸朝奉郎王君思文今七
十七年矣初宗卿爲棘丞安車入京徑于剡歲方侵餓

者盈道夫人諭宗卿曰邑當賑卹畏不敢言耳兩邑生
靈之命甚於何爾可不告之邪宗卿亟以狀達州與
庾司得萬緡濟之夫人停撓錢清報下乃行比就養永
嘉也每聞平反喜見詞色適民廬有燎者夫人炷香露
禱風亟反而熄矣非精微一念之所徹邪嘉定辛巳之
歲皇帝受元符玉璽宗卿遣其弟夢錫持表來賀朝廷
官之初品拜命而歸組綬聯翩綵戲堂下夫人曰異恩
也平生無遺恨矣生於紹興辛亥終於嘉定壬午年九
十二累恩太安人子夢庚夢良蚤卒夢龍朝奉大夫直
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夢錫迪功郎處州麗水縣主
簿女適進士史必端孫節初泰初將仕郎巽初履初益

初謙初豐初鼎初良初孫女六人夫人奉慈氏教務爲
送往之具及期也卻味與藥盥手而逝非得出世法者
邪嗚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秀質分於天和善行熏於
世習晉唐之間生於謝氏者多詞藻出於郭氏者率驕
萃習使然也王爲名族代有顯人而朝奉君猶欲大其
門夫人寔能成之課諸子誦書率至夜分屬諸子以師
必於正士宗卿竟由進士起家以直節清名歷御史府
宗正卿直中秘書爲良二千石蓋夫人生長詩書之族
其漸源深矣嗚呼棣華河鯉固必原其所自邪銘曰
長潭世累何其厯良人閱歲七十九過十而三尤其久
大兒赤韜疑霜舊小兒翠藍新賜綬婦饗孫卮千鍾酒

縉紳欣艷未始有早事姑章縉紳漱晚采澗芹湘綠釜
平反一念天光牖曰孝曰仁宜其祐海上鰲峯造天秀
千歲乘鸞耐真右錦軸金花來暮畫松栢如雲出厥後

靜勝居士承務郎致仕詹君墓誌銘

君諱廷堅字朝弼姓詹氏爲鄧州南陽著姓晉大興間
康邦公之孫曰瓘曰敬者最知名敬徙新安而瓘徙嚴
陵高宗朝任樞筦諱大方者瓘後也其徙新安者世居
婺源流派日衍詩書日盛其伯父洙登進士丙科君其
所生也幼穎異日誦千言壯從諸老遊根源伊洛爲文
詞簡潔精深不爲科舉之習先生長者靡不稱之君每
曰正心誠意吾性所當盡也脩身齊家吾身所當踐也

科舉可爲吾累乎其大父竒之謂必亢吾宗早失所怙
事母夫人洪氏至孝及終廬墓三年未嘗見齒作堂名
孝思擇名儒訓子孫建樓聚書至萬卷日於其上手不
停披得善言善行卽以訓子若孫大監王公炎扁以靜
勝某亦嘗爲記之往侍伯父官遊姑蘇惠山梁溪之勝
適得一區遂居焉園池靚深日與高人勝士觴詠爲樂
予又嘗爲作漢隸山堂方壺四字揭之平生眎利鴻毛
重義丘山訪文正范公之孫求義莊規模亦爲義廩以
惠族屬故舊多勉君以仕者君獨確守性所當盡身所
得爲之語晚通更朝錫類之恩以壽拜命曾祖某祖某
父某襟懷平曠不求不競子孫森森頎然有立卒享高
年以微疾終于錫山正寢亦可謂脩九疇之福矣兩娶
皆汪氏又徐氏凡四人長自牧先二十二年卒次自任
自立皆能力學世其家其四自正亦先卒女三人胡升
胡元衢王龔其壻也孫八人長京次亮迪功郎紹興蕭
山縣尉奕艸郎建康江寧縣主簿又次公壽益壽仁壽彭
壽齊壽曾孫務本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常州宜興縣之
香山自任自立介其友陳圭以銘爲請辭不可也乃序
而銘之曰
延陵季子之適齊也其子葬於羸博之間曰骨肉復歸
于土命也若冤氣則無不之也紫陽惠山十許驛間若
來若仍其敢忘旃晴空白雲朝往暮還

黃通判墓誌銘

漢與唐餘七百年當時士大夫家世以廉白稱者纔十餘族果哉世清之難也寺丞由太府再典州而飯不及歲所居堂庭不脩長子渙歷任三四君亦更縣倅州而貧則皆如其先非父子兄弟世授素約者歟君以父任入官酒正儀真丞吉水再丞新城及以親嫌去又丞武寧易選令南康之建昌通守蘄春所至崇教化創學田豐常平建義阡決滯獄延名儒以迪後學補社倉以惠飢年廩平米凡爲斛數千皆其力請於司常平者所至人士悉詞以祀一時監牧之賢如今丞相喬公今樞密陳公而下凡數十人欲表其政是爲不負所學矣推

君之學盡君之志巨止若是而已而年僅六十四天也然齒已宿吏事繁乃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賦詠數百篇率有思致初黃氏由壽春徙新安曾祖某祖某奉直大夫以詩書相承至父寺丞登乾道丙戌第京西漕鈞瀨方公仍歸以孫女因家焉至君嘗欲還徽矣而志念弗遂今窆于嚴之建德縣龍津鄉娶曹氏封安人女未笄許適星源張氏子莘靖嘿好學不碌家法嗚呼庶幾可興者君諱閱字定翁生於乾道庚寅四月六日終於端平甲午三月某日而藏於次歲乙未季秋之月予與君爲中表知君爲詳然則銘其墓以垂方來辭將孰宜乃爲之詞曰

詩書之緒清白之風若來若仍疊疊曷窮嘗攄其學曾未大獲傳君之心維其後人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順以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厚國祚以綿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某頃與公同爲宰掾者累年見其於軍國之大政州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斷已而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辯而不沮孰不以公期之而止於其命也夫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稟歿亦告之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更餘五十年

爲州也襁負其民東濕其吏其爲部使者也公明果斷風動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則所崇學校盛生員行鄉飲人謂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復萬里走介以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而餉不竭其總邦計也經理靡密而調度益贏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火政決滯訟增解目省公事以衆大之區而固空天詔加獎以尚書館比使而迄事如禮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爲右銓也寒峻無滯淹之嘆膏梁無僥倖之門創相風之烏以絕網運之淹滯畝敷和買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賢之墓以厚風化凡遊觀之地一斤不營至於葺營壘築倉廩

凡可以爲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艦番給
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酒官以創戰崎之寨移海內
巡檢以鎮定海之烏崎核鹽鈔之資次而商賈流通去
宜興之茶引以絕後害折新城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
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絕軍中
陞補之弊嚴招刺等仗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帥粵
以衢寇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績滿粵與明家
祠人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錢湖之葑創庫以繕東津
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爲悠久計大氏若是不止去葑浮
梁一事而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
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簡公之訓飭也哀家藏副本

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四橋以惠鄉
井而猶卷卷然見於家居之日嗚呼足以見其仁至義
盡之亡所終窮也捨見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代之
耄營兄姊之後畀從弟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
舉則喜見顏色曰一薦未足喜且喜詩書氣脉不斷則
其所以傳家者不以贏金明矣其孤端升書來言曰先
君之窆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某出同譜居同里仕
同朝道同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非
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王分職量能度德不惟我家隆
古是式登進一朝百官封植猗歟公才萬夫之特賜知

其二固知其十不茹不吐強哉中立善刀割然必中其
劇安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虞廷列秩二十二人
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
曰不遇猶爲時惜雪水澄藍下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省
其宅

承務郎致仕韓公墓誌銘

山川人物清淑之氣不易相值也而值又有厚薄焉厚
則久薄則暫厚則大薄則微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
吾讀玉山韓公之行狀而深有感焉公家再世登儒級
二子爲同年進士一亦貢于鄉公年垂八十得非清淑
之氣獨廬于其家乎公天資淳固講學篤至故其於義

利之辨爲尤明事母孝母之歿也公五十矣而廬墓不
去兄弟析賞恣推而不取盜作其鄉諭以禍福亟散去
里中禱雨龍見于郊爲橋梁以濟行旅倡義役以便族
黨治司鑄戶指人墳墓屋廬以爲鑛地公爲白之官鑄
戶卒罪居民得安女兄適王氏公撫其二甥一爲通守
一擢進士士有一善尚足名世而况公道純德備可不
大書邪子三人祥太常簿以公疾辭差知撫州補奉議
郎知安吉州武康縣祺鄉貢進士女一人鄭一俊其壻
也孫男四人韶孫齊孫南翁東老女孫四人祥等將以
四年閏十二月庚申葬公西源某頃歲癸未謬司貢舉
得公之二子而補又有連走書求銘誼不得辭也銘曰

世多巧者公獨拙邪是畸於人而偶於天邪清風滿谷
萬夫肅肅三明方翔公乎不亡

陳府君并夫人何氏墓誌銘

某頃年兩至秋浦般礪紫微山上見其水光山暉聯嵐
接靄爲江左竒觀竊意其間必多育德人才士今讀陳
府君之行述不誣也君諱璣字天受系出於媯國朝寶
元間大理寺丞昱出守池陽愛秀山玉鏡之勝遂居焉
今二百年矣曾祖琦祖彥賢世以孝義聞遂爲望族父
大政故脩職郎調鄱陽司戶雅淡不仕母錢氏孺人君
稟初明悟自幼不凡從鄉先生游秀出儕輩索試輒左
遂無復仕進意篤志事親承顏養志父歿居喪盡哀送

終盡禮母年高謹事益力平居恂恂待人平恕犯者不
校里中囂訟多曉化之歲丙寅邊陲繹騷君謂縣令曰
防江本以衛民今久於妨農反搖根本令聽其言請於
臺府丞散所調俾得安業人知所自莫不感悅乙亥歲
大歉於是悉發所儲減直出糶貧者施之人賴全活遣
其子夢高游上庠交天下士以講貫義理涵養氣質爲
先不止爲科舉而已丙子秋夢高預鄉薦次年中進士
第調祈門尉歸拜重闈雙親綠髮莫不榮之而君慈訓
益嚴戒以少年登科當急培厚德業爲盛時備噐幼子
夢敬亦登名天府夢高之官以迎侍爲請君曰汝大母
年將八袞豈堪遠遊迺舉明道語謂一命之士苟存心

愛人亦必有以及物汝能潔已奉公一意愛人吾雖家
食猶祿養也夢高遂奉母以行職業脩明薦剡交上君
襟度篤實趣識融明年未五十息念世紛不問家事日
侍母慈從容往來宗姻間以爲親樂一日同室有鬱攸
之變金帛錢穀未免有乘時攫取者君曰非偶然也物
儻來耳不歸于盜則燬于火吾豈復以此累人耶人服
其識量丁亥春遽嬰夙恙一日呼二子告之曰生死常
理生既無憚死亦何悲乃奄然而逝蓋平日所養深屋
如此得年五十有七寶慶三年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夢
高夢攷乃以是年九月三十日定於留田之原女一人
適鄉貢進士喬竒孫二人敬學敏學孫女二人尚幼家

法整整慶源深長皆君一念之造也娶何氏奉槃悅滌
滌者越三十年卯一朝夕暨司戶既世事姑錢夫人尤
謹歲在乙酉夫人病革適恭人暴苦腫瘍家人危之方
且力疾榻前日奉湯液或勉以少佚則曰姑病未愈遑
恤我躬純孝一念發於天性舅姑既歿歲時奉祠蘋藻
必親至於睦娣姒厚姻黨撫孤幼表裏協比曾無間言
其愛子也不事姑息曰慈母多敗子當擇嚴師教之夢
高尉祁門祁門居萬山間俗以推牛爲常恭人惻然謂
夢高曰牛爲耕稼之資法嚴盜殺之禁汝能撓以利害
使知避就亦奉職之一端也於是嚴爲禁戢祁俗一變
辛卯元日東朝介壽拜錫類之恩夢高授常德推幕駸

駸瓜戍忽命二子周行庭戶所寓淪茗曰吾年已老婚
嫁已畢生平無憾矣汝父諱日將臨吾當相從於地下
矣二子驚請所以曰吾昨夢朱衣二女駕雲輶相召恐
不復久於人間又曰生死常理耳府君之諱翌日果逝
實紹定六年二月廿有四日也留田之窆亦既久矣乃
嘉熙庚子之歲其孤以顯謨葉公狀府君之行及壻喬
君述夫人之懿而謁銘於予予嘉其爲親之意久益卷
卷也乃爲之銘曰

九華列筆下橫秋浦筆禪其秀浦大其宇英英其華君
寔開之綿綿其基君實培之始於事親終於及物仁至
義盡不僭不忒成德達才教風周普載觀其子益知其

父留田松栢參天其青天上璽書照石麒麟

吳范二姊墓誌銘

予之伯姊歸元壽仲姊歸噐之二姊與夫皆予擇善地
而窆焉伯窆大坑仲窆供坑不惟慰二姊之心實慰先
少師之志也淳祐壬寅孟春朔吉端明殿學士程秘謹
志

淳祐壬寅夏五十八書于石碣窆此吉壤福祿無窮詔
爾雲仍執此爲炤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五

行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黃氏世緒高辛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奇公謂當亢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選公之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吳公使與二子俯偻遊已而復從程公尚書大昌遊所得益超詣與賢書登丙戌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公調吉州太和主簿而歸喜連慈顏里黨羨豔周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薨再調饒

州番易簿公謂賦版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
縱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區處上下
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于丞核其臬丞以無
臬報使者怒復委公公察之寔無臬也併丞直之使者
愈怒斥公庭府謂當與尉併劾公不爲運俄使者罷乃
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則毫髮不屈類如此
旣滿郡守王公師愈留爲掾凡數月公辭而歸闕陞用
三表公獨登五陞從事郎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校
不肅有宗姓爲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干規矩屏去
不恕職掌無小大陸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
至者皆不內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

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興國大冶冶當孔
道彫落殊甚公痛革浮費銖粒有經下車暮年公私浸
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此芻粟不備凡部送者繫馬
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閒田許民耕佃顛一司掌之以
備馬網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壞至今賴之
土產鐵境有湖中峙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麇至其
山至四千餘人尉出警輒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
縣而密聞帥憲司帥聞之朝調九江官軍軍且至公曰
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于境走一介持尺紙諭
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趨生辟死其徒未信
也遣數輩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匹

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見公單騎小艇自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帥俱去公復取屋廬柵寨與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一鏃不僇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爲不然必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大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與祠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爲資塵封講席公爲具緡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菴先生遊者爲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顯爲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曩時偕郡計者漫多學宮隳毀徧爲葺治春秋器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求齊公慶胄淳

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明僉幙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侵殪死相屬公佐其長脩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群集一所則紛然殺亂乃家至戶到不辟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被之不爲虛文時樞密何公帥四明知公寔勞且遇公素厚言之朝減磨勘擢提轄權務務弊如毛公隨事剔疏洞見幽隱吏不敢欺且請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顯利由是歲增四十萬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太府寺丞皆出內之地公究心其職剗革姦蠹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有積金前後稱校折閱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公權衡精密有增

無虧吏戟手旁眎大懼不免廟堂以爲能樞密何公尤
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大抵然也凡再轉對奏議四
篇卷卷悵惻欲廣聖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寔之政重縣
令之權上嘉內之論者謂旣達大體復切時用求外任
時秉軸者與公仝年進士再三諭公盍少留序遷在朝
夕公請益力分枯蒼左符枯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訴者
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擁糶
植良不啻乳哺首與屬縣約情均一家應有逮會悉書
于曆囊以往來不遣一吏至縣旁有貪沓撓政者事無
鉅細必私請公據理從違多不滿欲乃旁午遣人造說
百端侍御史陸公貽公書曰是譏譏者豈足恤願益推

所學以惠彫郡若因浮言輒褻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
廢矣公不遣一書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
當祠去者公笑曰朝廷黜陟豈容預知邪已而命下乃
在月餘之後原其故乃前譏譏者自倡其說公謂臺諫
清明決無此讀其奏乃出部使者蓋先是郡計赤立凡
前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又有以
宗姓祠祿來請者寔已溢額公遲之漫不悅遂與譏譏
者醞釀至其奏無他語專言癯老不事事在告之日多
而不知公在枯半歲帥以未斲治事僚吏苦之且自至
迄去未嘗一日在告此可覆也公歸纔數月清議益白
復昇岳陽凡所施行悉如枯舊爲政亡幾聲誦翕然具

見於士民仁明十事之稱謂太守入境之初四縣義勇凡七千餘人例迓于境公曰若等遠來寧不落事亟散遣之此仁明一也本州受牒例於五鼓投廂職官檢查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不少公乃於卯時大開譙門縱其投廂檢查批朱一切不用此仁明二也城市之間帥苦求發如蜀藥鋪不願開張屠家相帥逃去其困傷甚矣公市物絕少每市一物一眎市賈滿城懽嘆以爲復見官常此仁明三也昔丁提刑奏議謂岳陽臨湘最爲湖北一路窮下之鄉自後無言之者公到任未幾即揭榜曰此郡土瘠民貧深可憫念今將嘉泰三年下等人戶所欠苗米權行倚閣此仁明四也本州今歲薄歉

有田之家預以官賦爲憂公洞啓民隱復將嘉泰四年夏稅權行住催三年四年未遠也逋負尚多追逮正繁蠲帖一出驩聲雷連此仁明五也岳陽征商比年漫急至號爲沿江一路法場蓋由公征旣重復困專攔公悉自斟酌蠲減倍常所謂專攔莫得恐喝舟楫往來萬口傳誦此仁明六也老胥玩法蠹公害私民無所訴公閱民訟悉出裁斷吏不與知此仁明七也本州間有三年五年七年之訟不能決者公自到官盡索故牘反覆詳視原情按法決遣一空屈者獲伸悍者屏息此仁明八也官事無程運經歲月得錢則斷無錢者留自公文印凡下案者限以時呈稟下縣者限以日結絕檢舉如期

吏不得留此仁明九也方八九月冷雨漫淫氣候如冬
民既艱糴復慮晚稻有傷亟發常平且精加祈禱霽色
旋闔禾黍登場市無閉糴賈亦漫平此仁明十也十事
之稱巴陵之人家傳誦之人方恃公以爲父母乃有游
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譏譏爲姻黨者復有
予祠之命奏疏亦無他語一如前部使者奏惟曰老不
任事而已公笑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即日
東歸父老遮車號泣載路車殆不能進歸涂過武昌計
使總卿見公皆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
此借留意甚愷切非其他文具比足見得人心如此令
人嘆息公寓嚴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故山省松楸會

故老秘之母蓋公之姊也年八十公奉之如母里有竭
曰清陂溉田千餘畝竭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
亦可以利人也乃捐資帥衆築之是春旱種不入土而
竭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倍入人懽戴之又爲選命主者
授之經理庶其久于今數年昔時硤确皆爲沃壤里社
欲祠公焉居山間再閱歲山深地滋公平時無病苦至
是感肺虛之疾家人以醫藥不便爲請乃買舟復下嚴
瀨又數月漫苦脾虛遂終于正寢階爲朝議大夫爵爲
休寧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扈
之孫承議郎傑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
渙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守才之無一日不兼他領

關陞脩職郎秩謝還侍甫數日公乃易箚次閱迪功郎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篤學有敏才皆能大其緒次全次興早卒一女未行孫男一人萃將乞公遺澤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夫人疾初寒不解帶念幼孤爲天地間孽子終身以爲痛謂大父存育之恩圖報無所欲以年榮一階少答冥冥未遂而終奉兄姊采篤舉先人貲產悉畀伯氏不問伯氏沒復經紀其孤有舅之子老而獨館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誼若是其孤考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峯之原期以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奉公于窆公天資清苦務自植立然卽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贍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爲宗如論

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醎醎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味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爲後進宗師凡以此其爲文則韻平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飯不足半歲旣歿其孤粥產以畢葬祭里評益仰其清云某方髻鬣公期責甚重已而挈以自隨不異已生厥今粗免不肖之歸皆公之教也然則備述行治以俟秉史筆者可諉之他人邪謹狀

朱惠州行狀

本貫徽州休寧縣千秋鄉千秋里朱公諱權字聖與年若干朱氏出顯帝周封于邾其後子孫出邑氏朱世居沛國相縣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歛之黃墩十六世祖春始家首村父朝議慷慨有尚志尊禮名儒篤意義方公生而岐嶷童中若成人六歲入小學一日偶失所業課冊先生頗有愠色曰毋多慮某能盡默記乃追寫之他日得故帙一字不舛八歲能屬文讀書率夜以繼日寒暑不少替鄉之南有山曰顏公其高三十里有精廬館其上手編諸家易說凡百餘萬言作爲文辭自成機軸淳熙庚子秋試遂魁鄉薦十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隆興府分寧主簿未赴任丁朝議艱服闋調福

州連江縣主簿湏次間工部侍郎朱公晦顏帥廣西改辟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留攝幹官盡忠毗畫多所裨贊慶元五年以舉主關陞從事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丞邑當東浙會府之下三司委送紛沓判決晝夜不倦前後連率如辛公棄疾李公大性李公浹皆敬賞之開禧元年調秦州如臯縣買納鹽場考舉及格嘉定七年改宣教郎知饒州餘干縣邑當孔道敗闕不可爲之數其至也適當災歉之時極力撫字雖上司督賦急於星火而以身當之不恣一毫擾民百姓感之相與繪像立祠十一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十二年秩滿赴部朝廷以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金虜渝盟歲幣積於

左帑幾二百萬疋寔有損腐公條具上之廟堂變通闢
闔因時制宜朝廷從之民以爲便金鞬相攻山東歸附
方講備邊之策遂陳七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
有公望如漢用趙充國討羗人已知其善爲兵唐用郭
子儀屯涇陽回鶻見之下馬羅拜我仁祖用范文正公
帥陝西西賊破膽大抵人望所屬遐邇具孚雖不勞設
施人自竦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荆襄制帥衆望所
歸則虜人不敢犯其境間常窺伺旋即敗退蜀道前此
繹騷非一及朝廷揚制命起已試之舊人付以宣司之
柄則轉亂爲治易於反掌是皆朝廷之上處置得宜則
四方萬里莫敢不服者也今兩淮重地防秋及時倘圖
任威望素隆不減蜀荆宣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權委
以藩籬之重則九重之顧憂可寬矣其二曰計戰守自
殘虜游魂困獸猶鬪談者每以戰乃危事而諱道以守
爲全計而同辭是固愛國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對敵守
境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孫氏保有江東以周瑜能戰
而敗曹操於赤壁也劉氏全有巴蜀以諸葛亮相出師而
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殘虜寇蜀嘗入興元至大安矣
以我師勦其類而後止又嘗寇淮犯濠梁逼安豐矣以
忠義兵擒其首而後退則是能戰而後守之明驗也宜
明飭宣制司沿邊諸將整軍經武繕甲治兵如漢將之
行必爲戰備如唐將之練卒常若寇至平時則防閑隘

謹烽燧明斥候固不輕舉以徼戰功如或虜人犯塞必更相犄角設伏掩擊出奇制勝使匹馬隻輪不返則虜必懲創縮畏不敢輕於窺邊而後可以言守也已其三曰講備邊之至計前者殘虜寇淮守臣率多閉壁不出是致醜類橫行肆侮旁若無人驅殺人民殘破鄉邑劫掠積聚焚蕩廬舍爲守將者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未嘗過而問焉迨夫封豕長蛇盈饜溪壑徐徐引去亦不聞出兵追躡問之則諉以獨力不支是以若此嗚呼是可深懲前失而亟爲後計乎當蘇秦之爲從也約六國連衡之衆以抗強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六國至難合也蘇秦掉三寸舌猶能合之爲

一家而獲效若此今以我國家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宜無不可者矧殘虜垂亡不足以望強秦之萬一乎宜行下兩淮帥司疾速契勘諸將屯戍之兵覈其事力方畧有如他日虜或犯淮東則使其處兵制其左某處兵禦其右某處兵當其前某處兵掩其後既以遏其剽掠且伺其可乘之時而擊之其於淮西亦准此規專命制帥司主其事設有緩急立以羽檄調發所合應援之處遣兵會合如逗留不進者國有大刑必罰無貸規畫一定則長淮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虜苟送死破之必矣其四曰興屯田之大利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輸邊一石費三千鍾我國家中興高宗嘗因營

田官候對曰營田就緒庶可以寬民力朕頃在會稽嘗書趙克國傳以賜諸將孝宗乾道中制曰欲營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尺籍所隸日有增加邦賦所入歲有定類既不可剝下以取給固不若與田以雜畊此聖明留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連年不解轉餉不已民疲可知况兩淮荆襄素多曠土宜明飭制帥司及州郡並開屯田張官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勢闢草萊具牛犂辦糧種各脩實政毋得具文春則具墾闢頃畝耕作人徒秋則具稼穡登成收穫斗斛詳悉申上朝廷考其績用之成否歲入之豐耗而行殿最賞罰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見而軍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用人皆

謂自民兵之分而民不可使爲兵殊不知此可言於安寧無事之時不可言於有警多事之日如漢晁錯所論唐李抱真所行今不必縷數我真宗時陝西歲取邊力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曹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皆爲精兵仁宗時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點集鄉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蓋沿邊之民風聲氣習剛悍果敢馳馬荷戈乃所素習彼其久居土著家室墳墓牛羊耒耜皆爲子孫之計憤疾胡虜之心人皆有之特患莫爲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心力作其志氣互保鄉井誰不樂從宜明飭制帥司於荆襄兩淮州郡皆團結民兵用三丁擇一之法聯爲隊伍擇其首

長授之器械教之戰法仍行招誘激勸之道使樂爲吾用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不廩於官而數十萬之衆可具何憚而不爲哉其六曰堅忠義之心夫中原遺黎皆吾赤子彼見天亡殘虜襁負來歸國家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莫不感激思奮志滅讐虜或者乃以來歸者衆糧餉難辦爲慮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歸未聞以歸我之多爲病秦民歸心於漢祖所以創大業漢民歸心於光武所以濟中興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來歸者皆山東人迫於殘虜之虐爲避災之計吾惟有以爲之主宰治有政令寬其刑役反其田里安其生業何患衣食之不給哉今忠義之將功效旣著宜以所得

城邑悉使領之彼得憑國家之威靈非特建功於一時且將宣力於後日垂勲名保富貴固所樂爲其忠於國家永無窮矣其七曰定乘機之策嘗觀戰國時魏使龐涓伐韓齊遣田忌將兵救之孫臏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刎古之大梁則今之汴也古之齊則今之山東也使殘虜不敢爲寇則已如敢入寇第使山東忠義之衆疾走大梁衝其方虛攻其必救虜人烏得不速返以護巢穴返則如龐涓之敗明矣此安邊破虜之奇策也十三年正月差充省試中門官四月差充御試對讀仍兼初考官十四年三月轉承奉郎監行在都進奏院八月轉朝奉郎

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五月轉朝散
郎初抵郡飛蝗甚熾乃默禱諸神且深自刻責乞以身
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漲明日忽有鷹隼鳥雀以千
萬計相與喧噪驅蝗赴江而斃其爲政崇正學獎善類
先教後刑勸農寬賦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一考之後
郡計稍寬即損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倉庫廨舍橋梁
祠廟皆一新之百度脩舉是時東廣諸州寇賊嘯聚劫
掠鄉井或數百爲群或數處俱發亮焰所至村落爲墟
其渠魁曰曾官蘇况等皆驍勇一可當百朝廷屢放省
札下本路重賞收捕公察僚屬中可委任者密授方畧
且多予金帛使遣間諜務知其蹤跡設伏掩捕果生擒

渠魁數十赴帥司梟首傳示餘黨悉平一路以安廣帥
應公純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轉朝請郎誥詞云爾之爲
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盜恩威之施各當其宜帥臣謂
不一之盜發之他州而爾能悉取之使濱海以南今皆
晏然則爾之功實被乎數州矣豈止一境之清哉姑進
爾階以埃明陟公拜命曰戢盜安民職也其敢言功十
七年龍飛覃恩轉朝奉大夫解任而還郡人惜其去爲
之攀送者數百千人至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是歲
年七十嘆曰吾少赴舉不減年以欺君今當謝事豈宜
復入脩門即上章乞致其事寶慶元年七月差主管紹
興府千秋鴻禧觀三年六月任滿再乞致仕又差主管

成都府玉局觀紹定二年累章力伸前請九月得旨特
轉官致仕進朝散大夫因言素癯瘠間閑踰嶺每自揆
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澤及三子足矣舉家務以付
諸子所居前挹清溪喬木脩竹隱映綠秀乃即其地築
室曰芳洲樓曰景星亭曰濯纓曰拂雲日與賓客徜徉
酬唱其間四年正月覃恩轉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五
年五月下澣忽感胃疾時長子官浙東次海陵季待銓
中都家人招醫不許曰脩促數也作三書以報三子不
及其他惟勉以庶潔公勤而已投筆瞑目時六月朔旦
也公天性純誠表裏若一處已接物正直而謙和內蘊
聰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訟牒紛

至裁決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僅足不務奢
萃雖仕至五馬人以爲榮其自處無異寒素訓誨子孫
惟以循理讀書爲急人有嘉言善行稱之不容口未嘗
言人過失喜愠不形於色樞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時
舉以自代其詞曰朱某爲士時嘗讀書蕭寺寺居深山
窮谷人跡罕到攻苦食淡如是者數年出其所學遂魁
一郡之士繼取科第後生晚進多師承之迹其居鄉心
恬氣和未嘗訟人于公庭亦未嘗謀利于私室鄉之老
稚起敬起慕逮試邑鄱江以詩書行撫字無迫切峻厲
之政有寬裕優游之美邑人相與安之爲立生祠其古
之所謂循吏者歟迺今分職在帑出納惟謹臣知之既

詳信之甚篤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平生大畧可見於此
嗜學迨致仕不廢方冊待次學者來從不遠千里率百
餘人隨材誘掖後多知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無
用昔賢運甕可以爲法平生著述有訥言十篇末議四
篇默齋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甚盛然未
有以儒學起家者公始入太學登儒級已而分符竹列
班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姪申從姪况相繼登科
而詩禮之風衍矣公生於紹興乙亥十月十日終於紹
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卒
累贈恭人子男三人長沂儒林郎辟差監紹興府石堰
塩塲汶從事郎監泰州丁溪劉莊塩塲沫將仕郎女二
人進士吳去非程明其婿也孫男七人錫鑰鎮鑄鉞鑑
錡女七人未笄期以紹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歸窆首
村西山之原一子復居故里皆治命也必方營卜松崗
而孟季朋來示以行述顧居同里仕同朝誼不容辭也
乃因其辭列其狀于右俾來者有攷焉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五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六

祭文 哀辭

祭景獻太子

雲車一往歲曆習周曉入龍樓久聞佩環之響秋深鶴
禁但生風露之愁九重追悼以如新四海含辛而未已
思臺故在仙馭難回某等記侍講筵忍聞祥奠望來臨
於太極淚徒灑於西風

祭袁侍郎

某蒙公之知受公之教最爲隆異歲在丙子丁丑之間
某所寓舍寔在旱河公時少監秘書也日旰退省歸塗

經從必蒙賜顧有若義理之訓既極詳明至論當世之事尤爲激烈且言自古聖賢有志當世惟孟子尤爲有用之才其治家也必曰深其耕易其耨五鷄二蔬藝牆下以桑則家烏得不肥爲國者能使商賈頤出於市耕者頤耕於野仕者頤立於朝則國烏得而不理爲天下者必涖中國而撫四戎則戎狄安得而不服有天下者猶運之掌則天下烏得而不太平其氣直而勇其言壯而明蓋不惟其學深於孟子而其姿稟實似孟子也使公而端委廟堂則進賢黜不肖內脩政事外攘戎狄則如前四者之効當必有可觀者不然假以期頤之年臥之寂寥之濱使之統斯道之盟一諸儒之向譬諸赤刀

大璧不必陳之明堂而亦足爲清廟鎮夫何不然天畀其祐一疾不留殄瘁之哀實關邦國安仰之歎均起多士蓋不止乎一人之私一日之悲而已也雖然如公之才以公之志豈遂冥漠而已邪不爲景星慶雲以表明時之上瑞則必復爲臯夔稷契以開生民之太平也必矣賀山在望莫拜翁仲之旁香冽茶清雪涕雲端而已

祭朱用之

嗟嗟用之人品如公才藻如公亦一氣之奇也夫以齷齪之士書骯髒之辭盈几克牘使後生無所則象乃得如公者斗酒百篇舌翻湖淮筆扛嵩華續紫微之正脉使百年英采煥然如新斯非一奇乎而乃孝不終養逝

不待年使鶴髮之母反求方朔而不見豈其如唐之諸
王孫太白長吉輩亟赴東方冰桃之賞而其期不可後
邪矧達如公者幸不底滯胡不用平時之言如淵明牧
之諸公自志其墓而後行邪然公有雄章雋語數百十
篇長留天地間不隨之而亡者則公亦何憊於世之樗
櫟不才而獨壽邪區區數言聊當僂語寒泉脩菊一薦
其悲然又安知公不配食和靖水仙於西湖之濱也

祭程樞密

嗚呼分祝融之派有墨嶺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峙一
氣之清淑於兩儀既分之後兮鍾異人於山之陽餘數
千載以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一星兮甫再見

於黜寧之二邦唯公早歲兮頡頏於詞場于蕃于宣兮
嘉績多于阜康歸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
朝貳本兵兮蓋將登庸乎贊襄胡海寧天荒之既耕兮
乃弗竟乎千載之明良嗚呼疇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
雲留合兮飛敷掩瑤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嗚
呼允懷平時譜諜梓桑言論所及家國皇皇里社數條
謀之孔臧曰立忠壯之廟徙閔口之屯兮言而未償惟
望牛之竒偉兮蓋參訂之甚詳魯泲侍之踰旬乃變起
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琅魄之降兮余山
之崗魂之升兮白蓮之方泝浙江之波上嚴君之瀨以
達于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

降徒清泪兮漲濤江

祭葉水心

曠宇宙以奚歸兮唯道爲依逢論訟之方興兮聊解安於翠微觀肖翹之喙息兮與夫草木之參差驗斯人之耕鑿兮信裘葛之惟時方渾沌之初剖兮巨止見其象滋如天玄地黃之形色兮寧事乎龍馬之神竒上徹昆侖之巔兮下周渤澥之湄仰窺盤古之初兮俯占來代之期感羲黃之啓鑰兮居然萬世之師馳帝塗驟王軌兮洋洋易易之流輝暨炎劉而訖五季兮亦未始不啜其糟醕彼風后力墨之倫兮迨夫臯嵩之疇咨築巖耕野之徒兮接于周召之倚毗由漢唐之良輔兮以至于

我宋之元龜雖治體之分兮有醇駁古今之異而功業之見兮有崇卑義利之睽然皆本於躬行兮非空言而可致亦必依道有立兮非一切而皆馳蓋粒非五穀兮何以爲食而嘉肴不食兮亦奚療饑蓋是理也嘗發揮於洙泗之語又辨證於七篇之辭舍而弗講紛紛奚爲一仁義兮涉歲一敬一兮糜時焦唇敝舌更請迭疑審思力行必也兼之矯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不卑內達國家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熙胡午軸之已停乃結轍於崦嵫不能者時天寔爲之思疇昔之秦淮獲從容乎歲暮每接函間之席常嗟行道之遲公曰不然唯人在茲自爾契闊緘書亦希先丘

雙蓮惠然賦詩曾報牘之未馳乃凶問之東來傷非我私爲斯人悲香烈茶清公其格斯

祭表弟黃運屬

嗚呼哀哉昔我舅氏學爲醇儒行爲世則內丞太府外紆州紱施者不遐未竟其積君傳法衣吾所素期舅之未發後人宜之君亦甚材始終惟學四更事任所守者卓唯廉與勤上官才之故其所至薦表交蜚謂當朝夕少行其志一疾盛年其委如蛻嗚呼哀哉願我與君誼均手足雖欲勿哭焉得而不哭先是一月來會中都別去浹日諄諄一書書墨未乾遽成千古嗚呼哀哉幸我頃年得一竒谷山川融和鄰舅新卜他日以君歸從舅藏君其許之學系必昌責善石子經理君家凡可展力如君之存君其仙乎無累死生

祭姊夫范噐之

甚矣麴孽之爲禍也古人以之講禮今人以之喪生甚矣麴孽之爲禍也某嘗考方書之論參之以醫家之說頃見吾姊夫之病足也固嘗以節飲之說爲獻嗣蒙報書不鄙其言以爲可當藥石矣已而疾勢浸平歲月浸遠於是節飲之說又復棄去今也變故忽生正合醫家所謂飲酒大過勞傷於內故心肺脉損血如湧泉之說冤乎痛哉麴孽之爲禍也惟吾姊夫事親以孝撫弟以友居鄉以和人有緩急勇往出力人皆稱其誼可謂賢

者矣賢者宜壽而壽止三十有九蒼天蒼天未可以理
度也世道浸薄人情不美凡平日握手論心號爲親戚
盃酒慇懃傾出肺肝一旦有死生貧富之隔則平日之
誼一毫不見凡可以欺孤奪幼者惟恐不至曾不知天
地鬼神實臨其上而世間固有烈丈夫靖觀其旁不汝
赦也某雖無似敢不與吾之弟助吾寡姊撫吾孤甥使
之有立於世而無爲不肖之歸此則不敢不勉亦幸九
原間陰有以相之也嗚呼生有時死有地造物冥冥毫
髮不差惟是頃年哭元壽今又哭噐之使吾老人奚以
爲懷邪聞訃之日嘗於官舍設位陳奠伸一慟之誠今
也拜書慰吾寡姊辦香甌茶復以紓痛棺不能拊有
如雨

祭汪給事

嗚呼大江之南黟歙之間有郡焉曰新安其山峭刻而
壁立其水清泚而流湍其人育山靈而吞水液也徃徃
方嚴而勁正耻諛瀾而疾回姦其民則尚氣好鬪好訟
其士大夫則尚氣好義可殺可慘而英氣毅槩凜然而
莫干故其出任於時也多爲材御史否則爲真諫官此
固自昔已如此而非獨今爲然也比年以來流芳歇滅
乃有公焉挺挺特特獨立於靄峯之山簷前有光視旁
無躅使新安之名益重於天下而天下之士皆以新安
之有人者蓋指公而言也志意卓犖功業焯燿而經濟

康理之畧方槃槃也使之垂紳正笏雍容廊廟紀綱可
使截截而長策可建治安也天實何意能生之爲時瑞
不能久之爲國磐也嘿嘿者易合而皓皓者易汙庸庸
者多竒而矯矯者易殲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汎觀宇宙
之大俯仰古今之變密察萬物之理未嘗不爲公喟然
而永嘆也雖然一編之傳千古之芳公之不亡者固將
如金石之不刊也譬彼草木隨時榮瘁若群飛競逐驕
其妻妾於墻間者何異朝開而暮殘也而公又何患焉
嗚呼公之高標曠度秀氣茂姿其將何之乎浮空汎景
與汗漫游於無倪者乎爲神明典山川乎爲神仙登蓬
萊乎復爲明爲哲蹇蹇諤諤危言極論居抨彈之職者
乎抑復爲臯夔爲稷契雍雍陳謨贊化者乎不然則佐
王之志經世之畧不當冥冥漠漠而遂已也某骨脆力
弱不能自武而公固嘗謂他時必能有立於斯世者每
不以餘子觀也秦淮之塙束縛微官其歿也棺不能拊
其葬也紼不能引江東暮雲徒悵然西望於鄉關也一
殘寒泉薦以梅英魂乎天來必能鑒某之卷卷也

祭王秘閣

嗟乎善人必福良吏必錄遺文玄旨爛然可覆胡爲於
公而奪之祿胡爲於公而折其軸然後知大鈞之難問
而司甄之莫卜也孝友家庭襟度冲穆爲縣廉平汭濱
遺俗甫駕別車盜發窮谷銜命以往奔走鹿續曾未論

功顧聞旋轂齊視大觀澹然寵辱胡恙之微遽成往獨
然則嗶嗶鉗鉗固在所取而淫誣奸慝或爲天育邪雖
然一息微光千年芳躅君子固知所擇而君亦可以瞑
此目也矧公有子能持公門子而又孫以永後昆天之
報公豈必公存某也公知甚厚公遇甚溫報公未能耿
耿空言會拜翁仲一酌清樽

祭俞侍郎

嗟乎東西山之秀氣自宇宙開闢而來餘四千年至公
始一發然則公之生抑何其難邪疆毅足以有立寬博
足以有容忠足以廟上仁足以澤下歛而閔之可以接
諸賢而開後學推而放之可以強王室而服戎羗然則
公之受於天者顧不甚重邪文雖倡於諸儒官僅登於
法從年未及於縣車公之所以自任與夫海內之所以
期公者乃半涂而折軸然則天之所以生公者果將何
意邪嗶嗶呼公其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邪抑超
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邪懷不盡於斯世沒則爲
明神邪不然將復爲人以續未成之功業邪公必有一
於此也某一見之頃受公深知念不能忘而奪於多故
公歿踰年始能緘辭以泄其哀惟公其鑒之

祭王衡州

嗶嗶呼公而止於斯邪大鈞無意乎斯民無祿乎脩促有
數乎去來本無常乎人以爲戚而天以爲返其所乎皆

不可致詰也生於鼎食之家而躬芻布之行習於富貴
之事而悉窮苦之情三分菟符而惠利浹於民生一擁
舶節而廉白聞於天聽淳熙賢相公爲仲子謂天鍾美
必將在是胡爲衡陽忽歸舉柳嗚呼公之族里待公而
婚嫁者今失所待猶未也公之伯兄荒草孤墳嗣系寂
寥待公而經理者有年矣今復奚待邪壽山之阡松栢
干天宴游其間如困得眠允惟眷誼引緋莫前陳此一
觴臨風悵然

祭汪大卿

惟公稟黜歛山川之靈賦東南溫厚之氣壯年翰墨芳
年上第卿班卽位則譽藹群工仗節分符則惠鮮微細
世路廩於太行疇能免乎毀譽公獨湛然而玉冰始終
不見乎纖翳年未及而乞身嘆高風之鮮儷蒔花木於
城陰謂百年之閱世胡微恙之不仁乃聯凰而俱逝使
我一鄉之士未知考德之計某宿蒙下交且申之以婚
姻之義微官有守莫雪此涕惟芻之生比德之清公其
來乎一監其誠

祭李端明

嗚呼西山之爽顧獨盛於公家邪嘉泰甲子之歲某有
秣陵之役道北固登甘露寺有亭巍然下眎金焦二阜
僅一粟恭惟先正貳卿題名其上而八龍並列其下是
時儂指題名已三十年矣其後貳卿已仙疇知所謂八

龍者多爲從臣迨今猶有方進而未已者且復伯仲律
呂海內號爲文章家而又悉以功業顯不曰西山之爽
獨盛邪公八龍之長也丰神峻徹如明月之珍如野鶴
之聳食蔬服素室無歌舞唯書與石相與死生人知其
爲清也望之若厲即之乃溫春風風人不言自和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人知其爲和也清矣和矣而無
以見於斯世焉山林一偏之士耳而公也論諫數十百
篇根本仁義言之可行行之可績故四朝信之比其賦
政四方也以實德行實政人誦之家象事之殆半天下
甚至使虜而歸者其酋率問公年今何官大國有議盍
不令其來得信實如尚書來議必易成嗟乎忠信可行
蠻邦聖人豈欺我哉嗚呼人孰無生公獨久世如是邪
人孰不仕公獨有始有卒若是邪某受公之知平生寡
比海內有清議朝廷有良史某請私以真清爲先生山
林之謚千里緘詞有泪如洗

代祭黃尚書

嗚呼哀哉學旋天地文陶帝皇業傳家緒行揭世防論
議足以達國體制作足以翼聖經身雖儀於殿陛典長
在於山林有才若斯顧鬱弗振天清日光始引自近嗚
呼萃簪綠殿有星文昌則上之用公不爲不至月弦懸
車留輔元儲則上之眷公不爲無意柰何群僊促班玉
樓午夜路遙颺車莫留嗚呼公真爲仙邪將風節清抗

復爲商山園綺邪謀謨雍容復爲虞廷臯夔邪不然爲
和風爲甘雨爲鳳凰芝草燁然於天地間邪雖然家有
古文史有佳傳公乎不亡千載如見生芻一束寒泉脩
菊惟以比之清其如玉

代祭嗣秀王

惟我國家德歆于天天實胙之瓜瓞其延碩大且才寔
徒孔繁周啓土宇大封同姓析壤五十衍與甚盛千祀
過卜宗強之慶厥有屬近行尊蔚爲賢王居富而能約
處高而不荒服詩書之腴親儒士之良輕祿葭葦味道
膏梁中外存更邦家用光宜年千億胡命有極令愷壽
終茲謂令德生爲磐石之英沒作宗支之則當宁輟朝
多士太息某等辱同輦路九京忽非秋雲靄靄兮清雪
迷秋風蕭蕭兮白蘋悲曷寫哀兮酒盈卮

代祭潘夫人

嗚呼夫人名父見聞外氏淵源左詩右書德厓而全此
爲女而賢也令族歸駟禮義益虔不驕不舒清約家傳
此爲婦而賢也男方繩繩女亦振振蘭芽玉枝堦戶芳
馨是訓是育期於必成此爲母而賢也歲奉蒸嘗載躬
載祇姻族均一恩施不私一話一言忠孝足依內堂外
序肅然正規遂俾丞相一心王室十載升平邇遐寧謐
此夫人之所以爲助而天下陰被其澤也嗚呼隆興丞
相之子婦而嘉定丞相之夫人則其生亦貴矣上念元

臣失此良助使出天墀恩加卹賻則其歿亦榮矣而夫
人內抱一真盡捐世紛眎平生之富貴等太空之纖雲
今也瑤池宿契青霓飄袂豈復滯情於人間之世其從
慶國朝于王京風烈千年鄧山長青某等蒙被化鈞既
生且成凶問初傳闔門摧驚再拜一卮炯炯此誠

代路祭二

嗚呼丹旒飛兮慘都人千鍾奠兮徧江濱孰有出而不
歸兮今歸獨榮濟輻車於子胥之江兮寸濤不驚從慶
國於太白之山兮千歲齊名

嗚呼春風蕭蕭兮白楊飄春雨陰陰兮漲江潮江妃警
衛兮波不搖會車千乘兮慘煙霄天竺之山兮女則標

清酒一尊兮楚魂銷

祭叔父

嗚呼先君三弟其二先零幸季父在如見先君今又奪
之諸父盡矣嗚呼痛哉頃歲辛未辭家爲縣謂別不遠
三歲卽見疇知迤邐又爲此來六年未歸竟隔夜臺嗚
呼痛哉不伎不求樂天安命與人無怨視物不競謂百
歲爲宜乃八袞而逝嗚呼痛哉病不獲省藥不獲問棺
不及撫別不及訣五百里抗歛神爽飛越嗚呼痛哉念
昔遲次昕夕承顏他日西歸百感胡堪宅兆未卜庶相
三弟以圖安也或學或耕當勉三弟以卒業也綠篠堤
長橫塘春碧物象依然人非故跡嗚呼痛哉海外之熏

雙井之春幽明不間徹此香芬

夫人哀辭

嗟嗟夫人歸我四十九年奉蒸嘗也必躬必親事舅姑也必孝必謹相夫也必以義教子孫也必以忠儉于躬勤于家惠于僮僕婦道備矣而七十猶少二焉蒼蒼胡可問神明胡可測哉一慟而已然其逝也却草與茹凡十餘日曰無以是滓我神識了然絕諸痛楚且徧告諸人以時日而後行亦可謂令終矣

弟六二奉議哀辭

兄之生也與弟同氣學也同志奉親也同孝治家也同法兄之隨牒也幾四十年而書郵往來月無虛旬此心

精微未嘗不同不幸吾弟天賦孔艱抱疾之日長而予友愛同體未嘗一日不同此疾也今也得年正合大易之數慨想前賢終於此數者簡謀如林則亦不可謂不壽矣子登儒級則亦不可謂不振矣且兄十年九出而今歲適蒙天眷賜奉真臺得以眎弟之疾拊弟之棺又將擇近地而窆之則吾弟始終一無可憾矣逍遙物外勿墮人間世此兄所以卷卷有望也况兄所卜石室近在跬步地師占之謂當甲乙他時卮酒一啖相從於清風素月之夕其樂無窮也而予與弟又復何憾邪

若水哀辭

汝於諸孫爲長吾先君特愛之故自髫年予親授以句

讀教以作字屬對賦詩稍長授以經史大義爾性早穎
觸類自解又稍長授以作文之法學日進詞日工字畫
臺臺逼予書法從予仕官蓋三十有二矣京口之役抱
病以往予疑其不可久留也力促其歸歸僅四五日又
病遂不可爲蓋其始之受於天者各有分量也吾其如
天何哉幸汝有子雙瞳炯炯非凡兒也予當教之育之
使足以爲汝後汝亦可以無憾矣

若曾哀辭

我緣在山林分絕鍾鼎向也止謀五斗之養今可不知
三徑之歸日念他時獲還故里汝兄汝弟暨孫取履扶
筇從我賜谷今爾習化乖我初圖嗚呼天不可與道地
不可與謀鬼神不可與知若爾之孝友慈惠而壽不迨
中若我之持心蹈行而暮年奪子然則天胡可詰鬼神
胡可恃耶不知使世之爲善者將何所勸而爲惡者何
所懼耶然幸爾也有子絕竒食牛之氣非凡兒比異日
飛黃騰踏爾雖不見於生前而亦享封於後日夫亦何
憾邪

曹監酒哀詞

嗟嗟曹君天只人只乾元一氣萬彙均只纖巨促脩胡
不齊只所學如君亦既厯只擯詞如君亦既秀只萬里
脩涂車輒停只雖然生而無聞壽何如只朝聞夕死聖
言垂只允懷夙昔熏風寒只香冽茶清君其監只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繇昔休明之世必有賢者兮采於山而漁於泉今君也
遺子以書課犍於耕兮吾非傲世而徼仙世之同氣若
讐兮人道散而孰銓君之仁足以拊孤嫠兮詎足以風
普天彼黃馘槁項兮既沒世而名不稱焉若顏與閔之
不試兮有洙泗以爲賢曰延陵季子之墓兮抑奚爲而
獨傳彼洙泗聖人吾不得而遇之矣盍亦求其可壽者
而託焉嗚呼此千萬世孝子順孫之志兮昔人所以重
嘆其卷卷

王少卿哀辭

恭惟少卿相庭之瑞英英王謝尚澆襦綺公獨矯然鴻
舉鳳舉溫乎其和凜乎其清不詭不激如砥斯平短檠
細字午夜燈青令牧監司暨于班廷洞洞屬屬惟君與
民曰二十年哀侍太清王體國論目睹熙辰疊疊奏篇
精切坦平居稱孝友仕則廉平先業赫赫咸期踵成雲
族而散月皎而傾某之疇公益夫人行愛之期之莫能
名狀逝不知日窆不知時歲萃悠悠東風一辭千里卷
卷公監于茲

汪子心哀辭

嗚呼子心果死邪予於子心之死歎然不滿於造化者
三焉而造化乃以爲有德於子心者亦三焉請各叙其
言而子心擇之夫性行噐姿淑均和茂不鷲不矯敗戾

明德宜燕期頤以永天常乃日月疾走若是予之歎然
於造化者一也求之聖賢之經以根抵其歸取諸四方
之見聞以參其同宣之於詞則詭異而醇耆艾而秀所
積若是宜有以洽乎人而被乎物者乃曾不得一施焉
非造化之未滿者二邪夫顏而壽跖而夭八元登三苗
擯惡盈好謙使天下瞭然知所勸沮此人之所期於元
工者今乃一切倒植若是固何賴於造化非三不滿邪
造化曰不然吾居冥冥之間觀爾世人顛冥於功利之
塗汨沒於炎涼之海黃馘槁項猶不得休此造化所以
困之者也今予心年方中乃得逍遙遊於無倪非我之
德予心邪蠅營狗苟之人鼠目鸞頭之子傲兀萃軒如
醉如寐汚若豕塗焦若靡草此造化所以僂也今予心
被褐懷珠流芳不朽又非我之所以獨厚予心邪煙不
鬱者光不揚道不屈者身不章遺予以窮發予以聲又
非我之所以重愛予心邪嗟乎予心天機深人慾淺與
造化爲徒者必以造化之言爲然也而予又何悲邪有
肴其馨有酒其清庶幾其饗之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七

書

上執政二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
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此前史所記
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
執賣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降虜或潰歸逃亡紛
紜百里不絕隻輪尺鐵不反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
今兩淮騷動勢搖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爲朝廷尚
多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下嗚呼此爲何時而猶有如

議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徃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乎明公忠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其言未必上聞聞之未必下行耳是故不暇縷數其事而獨頌斥去左右屏徹壅蔽四方章奏卽爲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姦悞國專事苞苴今悉敗露者則以公議僂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暱如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爲福亦反掌耳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邪世之士大夫號爲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又懼罪而不言區區愚惓憂國愛君之心昧冒爲言者先焉惟明公重圖之

二

竊觀政和三年遼主天祚會諸狄於混同江時女真之首阿骨打獨爲桀驁天祚欲殺之遼之臣蕭奉先不以爲然縱其去至宣和五年阿骨打打死粘罕以其弟吳乞買嗣立六年粘罕滅遼則女真之盛已百有二年而滅

僚之後亦九十一歲矣由古狄強未有久於是者今也
天亡韃靼乘之毀巢南竄殲滅無日矣而某區區之愚
容或有慮焉有若頃年咸謂其國旱矣蝗矣人離矣盜
起矣罷於勁敵矣天戈北指可不血刃權臣惑之輒萌
幸心白羽一飛初料悉舛彼之人心如故也城守如故
也兵力如故也凡我動作悉墮其計卒之犇潰四出流
毒至今今之女真固非昔比然弱於韃靼矣眎我則強
弱未分焉昔之都汴者唯五季及我朝耳大抵恃吳
楚之粟江淮之賦乃能立國今殘虜竄命大梁旁無寸
資狄狡而深寧不計此而昧冒來邪使其冗已覆也則
猶諉曰窮蹙而無歸也如其未也則極北皆可征也胡

爲而輒南哉昔突厥將亡歲凶人叛乞紇斯破之遂致
失國遠逾沙漠寄託北邊而乃名借實脅求多於唐求
米粟借兵力乞牛羊請噐甲指叛亡之人邀歲得之繒
動言世婚義當恤難秉辭既正唐無以拒之唐之君臣
相顧靡寧凡其所請或予或拒曲徇其情然亟與而又
請已困而求釁宿留四年日事侵擾今年寇朔川明年
襲振武使唐之人農不暇耕士不解甲觀當時所以責
之之辭亦可謂直矣若曰汝爲敵所破當枕戈向敵可
也今乃遠托吾邊吐強茹柔思逞志於中華獨不畏天
地神明哉嗟乎犬羊之類惟力是憑強則進弱則退寧
直與曲之辨哉蓋其兵力向乞紇斯則爲弱指唐則爲

強唐卒不免遠結紇紇斯曰吾與汝同滅回鶻我當與
汝爲隣藉其兵力始僅一勝然唐亦由是憊矣今殘虜
於是萬有一焉或輕於稱兵否則走一介來告日不幸
北鄙阻饑南方連稔百年宿好義在大鄰則將何以應
之女真由甲寅以來內則骨肉吞噬外則韃靼憑陵丙
寅丁卯又有我師之役旱蝗相仍人畜幾盡且涉二十
寒暑矣而其國猶未大亂上下嚴密虛實難覘使我支
之其將若何由是而言未易遽以垂盡之虜眎之也似
聞前月嘗以幣請我以使通爲期是非雖未可知然亦
安知其非嘗試之謀求釁之漸乎且使難通於前日耳
今既來汴則於泗於壽朝走一介莫入吾境豈容不予
乎雖曰予之而彼已得以有辭矣蓋予之而有以處其
予不予而有以制其奪斯無惡於予奪矣譬之人焉元
氣克於內則風雨寒濕一不足虞苟其已耗則無一而
非可慮者使吾國而固吾兵而彊吾將而良則減其數
可也與之可也不與亦可也伸縮惟吾情可否惟吾命
而已如其未然可不先爲之所哉雖然古今未始有不
可爲之事也顧其所處畫如何耳使 朝廷之上鑒丙
寅閭陋之失垂嘉定宏博之規擇寬大之帥以鼓動英
豪開集議之所以收采群策寬便宜之法以責其成功
則百年羶腥可以一洗破龍庭焚薊幙使中原遺黎出
重泉而覩白日披氛霧而戴青天挈故疆而歸舊版御

六龍而還上都皆優爲也而何淮襄藩籬之足慮哉人以敵爲易某以爲難人以爲難某則以爲易蓋知其難則易矣唯執事其圖之

上陳舍人

某瑣瑣碌碌一孺子爾頃從進士後得考功末第不足以愜志聞世有所謂宏詞科願學焉然聖經賢傳每一展編如望大洋茫無畔岸聞宛陵汪先生有總括綱目號爲詞題者去月二十五日走介持書問亡恙因竊有請焉先生曰嘻子過矣市駿耳者必於伯樂之廐求白璧者必於卞氏之匱子學詞章不於今左史陳公之門而顧於某乎取之子過矣嗚呼某豈不知今天下有陳

公哉而公方以文鳴當代聲名鼎盛贊畫訓詞擅文雅於朝爲天子侍從之臣而其辱在泥涂顧下土塵埃之踪分隔於縹渺烟霄之上將何因而至前乎今先生賜之書某其往矣往年癸丑嘗得閣下詞壇之文伏而讀之已有執筆硯以從函丈之意間一歲來試教官懷刺屏牆已而以用韻不審見黜有司悒悒而歸故無因掃門以至于此竊嘗慨嘆以爲閣下之學總攬羅絡縱橫浩博旋天縮地陶彙帝皇故其文章則鏗金石諧律呂如黃鍾大呂之登清廟也彌青雲亘紫霄如蒼虬赤螭之御剛風也逐奔星先飄電如飛黃白羲之朝崑崙而夕瑤池也而某之學則離疏空虛左挹右匱而其文則

亦毫聯縷析零落枯槁中夜以思悸不自定比其執筆
愧汗如沐雖然養叔治射師曠治音僚之於九秋之於
奕伯英之於書少陵之於詩雖曰樂之終身奚暇外慕
然不知所以用力之地則不造其堂不躋其域雖窮日
彌年勤亦何補此所以一日齋二日戒三日財書蘄徹
於俎豆之間以見心於萬一則決馬頰之寸波以溉其
枯回昆吾之正照以燭其迷庶幾有望焉爾唯閣下憐
其愚諒其塵以卒其志凡平日所爲文所謂詞題若所
以用力之地條列而枚示之勿有所愛勿以爲不足教
則其雖不敏得財能賈得弦能鳴或者天其終相之勃
鬱激昂插羽翮而生風濤舉衣裾而登崑閬以接群仙
之後塵則推千古之殘膏以流潤後學閣下之賜何如
也書詞實繁無以自白然即文以求其意閣下固得其
肺肝焉

上監司

愚嘗汎觀今日薦舉之弊而後喟然嘆曰薦舉之法可
罷也愚非爲是矯激之論也亦非有求而不獲而私爲
之說也誠以民生之厚薄治道之廢興寔係乎人才而
所謂人才云者在乎名實之間耳帝王之世固有以五
臣而治亦或以十亂而治而漢唐盛時因時輔主卓然
可見者皆不過數人而止馴至後世人才滿天下而卒
無補於毫髮者可不相與攷其實乎今之分縣而治者

皆拔尤取穎被薦舉而改秩之人也然嘗察諸州縣之間闌茸而不自彊者昏塞而無所發明者貪墨而無善狀者殘刻而求能聲者租賦日繁力役日困冤抑莫伸豪強得志於薦舉何賴焉夫薦舉之設亦欲得人以助吾治焉耳而非爲選人榮進地也今之被薦者他時爲郡守爲監司等而上之爲侍從爲宰相得以舉人者亦舉是人也迺迺相承百年一日欲求治理清明風俗醇正其可得乎愚故曰薦舉可罷也昔魯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聖人之言萬世觀人之法

也夫貪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黷貨無厭足以爲國蠹者乎誕與亂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要功生事足以爲民害者乎誕與亂者之好於生事猶之可也何者上有明君下有良相則要功生事之徒潛消默縮自不敢肆至於貪墨之夫則口談夷齊身爲盜跖凡可以蓋其汚而行其姦者無所不至雖有明察之長往往受其欺而不知故其人陰爲國蠹民害者爲患不細此聖人之垂戒所以先貪而後誕與亂者也雖然此特言其害民蠹國者耳忠定張公詠嘗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勿舉奔競者好退者廉遜知恥若舉之則名節愈厲奔競者能曲事諂媚若舉之則矜名好利累及舉官此雖以利

害言然要其所終誠爲切論蓋聖人之言但微示其端而忠定之言蓋極論其弊以爲妄舉之害不惟害人而已而實爲己累然則爲舉主者亦何便於此哉大抵聖賢觀人之法觀其形而知其器聽其言而識其心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表裏形證固不可誣而形模狹者力量小器局淺者功名陋尺寸短長聲名壽考皆莫逃乎日暎之間孟子曰人惟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昔子賤將之邑或有以釣法贈焉曰夫擲鈎投綸卽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小而肉薄中有巨鱗若浮若沉遷延而不食者魴魚也其魚大而肉厚漁者將何取焉嗚呼知決擇乎魴與陽鱈則知決擇人才矣雖然太守所

治一州耳監司所部一路耳一州一路之間爲屬吏者能幾人其邪正材否抑何難知之有邪一州一路之莫辨則又何以佐人主坐廟堂進退百官邪雖然初無甚難者人心本明也惟無汨於其私則人才自白惟吾心或偏而流於刻也則輕薄生事者才矣或昏而墮於利也則貪墨亡恥者德矣人才之淆亂其以是夫今天下誦明公之賢者則皆曰清明而不雜勁正而能守廉白高潔之操聳聞天下今屬部之內端良脩飭有志節之士皆翕然觀德而益以自勉而貪墨之人凡前日肆行無忌者莫不聳然股栗日夕四顧曰得無我知乎雖未革心而亦知所忌矣夫如是則薦舉之權必盡得如明

公而後付之則庶乎薦舉之法可以勿罷矣此天下寒
峻之士所以猶有所恃而庶幾公道之復行也某不肖
然自明公之登臺而其中勃勃然若有所感者故今也
輒歷叙其所以然而聽命於執事惟明公亮焉

代上執政

方今天下亦多故矣而相公乃於此時預政幾本兵柄
其亦難以有爲於此世也戎索雖靖而姦寇未清也被
邊雖奠而流離未復也旱蝗相仍而糴價未平也錢物
俱困而楮幣未重也上下相蒙而吏治未肅也賞罰不
行而軍政未舉也汎數當世之事盖有不勝其條枚者
而是數者之弊則又深厚盤糾積非旦莫人情玩弛未

易振刷至於命令所出之地則又指意莫一論議牽制
然則憂世之士有志功業者無乃亦難於斯時乎曰不
然亦顧其得人焉耳古今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時也
人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不能自爲也人爲之耳然上自
執政大臣下而至於一命之士凡戡弁於王朝而星布
於州縣者皆才也才滿天下而治不舉亦必有其故矣
在上者有可爲之勢而無欲爲之志在下者有欲爲之
心而無可爲之權故在上者意滿志荒頽墮愒玩既得
患失奉身思退而已而其在下者徒能長吁太息抵掌
極談而亦卒無補於毫髮此天下之治所以靡靡至此
而莫知所止也恭惟相公以名世之姿應難逢之會功

隆德盛視古大臣亡愧詞而天下之弊固有如前所陳者信哉治功之難立而今日之難以有爲也嗟乎古今天下事變無窮智力有限得天下之才以爲國家無窮之用則古大臣之用心而已矣甚至愚極陋其敢以才自許哉而效官九江亦既三載今少卿譙公實爲之守乃以爲可使也故三年之間無日不兼他領以屬邑之微掾而攝判官事者且期年總所帑庾之出內以至和糴之事時侍郎吳公領餉事也亦俾得而兼之已而樞密丘公建府江淮亦檄以招刺左右犇走勞悴萬狀關陞三表不俟有請徼幸及格矣乃變起親庭待盡草土屬畢素冠歸命大造雖然萬彙之多未有不求於天地者至於洪纖高下長短巨細因形賦象品彙不齊此則惟化工命之而萬物不能自必也有若得財能賈得弦能鳴假之尺寸之階使得以爲升降禁門之地賜之芻秣之餘俾得以效驅馳玉閑之用則期以持報師門不敢不勉而已

代上監司

聞之有盛德之人然後能爲盛德之事古道不行於世也久矣有能身居百世之後而德居百世之先則三代之道何患其不行於春秋之世哉雖然一道德之門固天下之士有志於古者之所趨而求入者然不潔身不澡德無一可以自附於詩書則又何以登晉俎豆間

耶某爲筦庫小吏於大府且以先世之故獲幸於門墻
立於堦墀之下而望大君子之威儀且暮年於此矣明
公負超卓之竒材蓄雄剛之俊德山色玉立挺然不群
如峻峯名阜磊磊硜硜相望於天壤間此 天子之所
深知而學士大夫之所畏而仰者也至於公舉之道通
家之好末俗陵遲掃地盡矣而明公秉至公之監隆歲
寒之誼長風孤塞中流屹立使斯世之人公舉奪於私
情交道變於涼燠者無地以寄其媿豈非有盛德之人
故可以望盛德之事乎而某也未知所以受道之質如
何也獨念退然晚出顛愚而昏陋不知學問徒以先人
之遺澤齒一命於纓綏纍纍隨行鹿鹿逐隊無寸長尺

節可以表見則將何以動人之眎聽也哉蚤夜以思惕
然自懼惟其或能溫其篤信無邪妄欺詐之心廉白自
飭無污穢貪濁之行黽勉奔走罔敢逸豫無怠事慢功
之習始終一操期於不變庶幾持此以入師門而亦未
知日新不懈惟懷遠圖之功也而明公猥以三世之好
蓋帷之恩不忍棄捐藐然稽紹之孤有所嘉賴降之大
惠施于存亡可不謂至乎前日十連之章循省顛末激
發懦衷七十慈親與門內宗祝一詞未始一日輒忘也
碩其無綢繆之親無炎熱之勢無賂遺左右之力譬之
尺寸孤根寄于不食之田灌溉芸耨之功皆所不及而
所恃以爲生者唯及時之膏澤與無私之春風使之發

萌而成穡皆天地之大德耳此明公所以施於不肖之
孤者其隆特如此九原有靈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
然則古人所記扶輪結草之事者安得謂之誣邪然側
聞銓法二章可以免試三章可以循陞是所謂不計其
力而徒計其功不反諸已而過望於人其爲亡厭孰甚
焉雖然萬物之望於天者無窮而天之施於物者亦無
窮天不以物之無厭而倦於應也且天之於物也命之
趨者必與其翮使得以全其飛命之足者必與之蹄使
得以全其走夫苟與之而不全則猶足以病其生而未
足以遂其性此元化大造之意所以廣大無倪而兩間
盈滿無一不全之物也某欲展尺寸之翼效犇走之力

趨矣而未翮足矣而未蹄天地其終賜之使得陶陶遂
遂於雲翔川泳之外則激昂意氣憑陵功名凡可以振
發枯槁疏抉潢洿以求無負於期待者豈敢在門墻多
士之後耶昧冒自言無復廉隅唯明公寬而貸之

尺牘

雷祭酒

大冬始事清霜戒寒伏惟醇儒碩德獨步朝端帝覽天
休台候動止萬福公議之不明上下交病之也天下固
有常然之理天必高地必下日月必光明江河必渾浩
而何有於異哉天子須人以爲治而不能自知天下之
才故付薦舉於大臣謂其可信而付之也下之抱負尺

寸而不能自達於天子故有求於先進謂其當言之於上也是皆其常也而比年以來士習浸異不以常求之而帥借力於強宗熱援以制其上原其情則固可罪也而上之人曾不以爲罪乃越常而予之而後脅刺之風浸盛所謂異者不以爲異而乃以爲常而後公議始大壞顧其所操者狹所欲者侈惛惛焉欲自持尺牘以干動人聽得無類於守書信古不諳事宜者寔以平日素愚不敢效世俗從傍借力凡前所已得者皆三四鉅公一見之間特達收采所謂長牋短記未始輒用至垂成末章頗費料理故今也亦以是而望執事又聞海內之論以謂執事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日光玉潔而監裁精

明山立河行而論議勇決夫豈蚍蜉蟻子所能撼搖者用是斷然不疑自以其情歸于門廡果蒙察其依歸之誠賜以品題之重上官嘆喜同列驚異所懼凡庸不知自進無以稱塞期遇之意不敢不勉也然今世之士無故而得賞拔者長筆利舌躍躍引謝如不終朝而其飭詞巧譬支離曼衍猶恐卒不當人意者此不惟待知己之薄而其自待抑不厚矣夫不厚於自待之士上之人亦安用之此其所以不敢矧執事方將雍容廊廟以進賢退不肖而某之有望於元化蓋自今以始然則區區感厲又豈止今日而已邪併惟賜照

趙知縣

即日日馭將南履長之慶唯君子宜之明府之治青陽也明斷於其廷寬惠於其野行之三年而子男之邦則焉旬日之間連拜兩密之重其光油然其氣溫然其論議卓然甚矣執事之淵源深長也一言而使衆嚮之所謂敏而好學勇力而不屈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有道而下人執事皆兼而有焉向來不曠山不直地亦既移此身返門廡矣乃不能衣襪而提費難氣以問事君子之道自今思之其有愧於齊高庭多矣然伏讀二書博之約之開之明之所謂效其行脩其禮竊意高廷之所以聞於夫子者不是過也然省諸中攷諸外求所以自附於寡過之地者實未有焉尚唯終教之毋徒曰友之云也銜鳳塗芝之寵早晚東來當續續爲賀

李大諫

斗指兩辰西灝沈宥恭惟填臨甫爾威望隱然下慰人心上符天貺台候動止萬福某詹言門墻纔百餘里微官所縛不能躬問起居謹脩尺記爲初偃旌旄之慶某恭惟大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至深而爲天下生靈之計甚切故辭諫諍之官臨喉咽之地所欣然焉宣徽南院猶帶階廷侍從之班姑蘇高臺真成魯衛兄弟之國寵榮若是縉紳所希永言北固之區寔爲南徐之地腹心淮甸門戶全吳方當有事之時尤謹不虞之脩然宿望甚重卧護有餘肯求赫赫可喜之名正藉平平安安邊之

策竊聆新政已尉輿人乳哺傷殘疏瀹疾苦脫之虎口
納之母懷用力此時見効唯易民庸既訖上思亦深袞
以公歸霖湏說作竊計予瑗之事不逾周籥之期幸甚
幸甚

胡連翁

商律浸深顛氣沆礪伏惟連翁茂才含華未耀靈脩參
扶台候動止萬福沙頭一別朏胸易久幅紙渠渠來自
數百里不止三讀而已西門之燎時時一作何獨不恕
於賢者邪抑此非君居造物固將有以處之耶果爾則
可賀也不可弔諄詳之諭所願效誠但號爲大都色色
陋甚何異巨壑乃止勺水安能游泳巨鱗邪某席芘浮

食不足言者慈庭帥旬日一得書但邊方多事未敢迎
侍白雲之念日深耳新篇遠辱如渴得酪匆匆未能一
語爲謝有愧而已午未之間尚有殘暑幾爲遠器自重

與莊漕

某區區邦人蝗旱之請施行如流州縣知有使者之權
斯民知有蠲租之法和氣頌聲克然大川廣谷間今猶
新也環顧宇內之事絲紛鼎沸未知所底夫一念之頃
而不忘斯民此志士仁人之用心殆天以此責而付之
也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亦足以占上方鄉用之意矣公
江人相噬而山間之人則煮草根以食因念淳熙壬寅
民未甚病也而講明荒政如不暇給今五倍壬寅而州

縣寂然春初麥幸秀近苦雨淫率發黃疸雨穀于田悉
爲水漂今三布穀而未秧半歲啖草根率無人色而鼠
竊縱橫不得寧居目前固可念今雨過度異時必旱種
不可入後日抑可憂米石不啻萬錢而楮直則又落去
春立爲一定之數若堅執至今已有一成績柰何私意糾
紛甫効輒罷某頃嘗以目擊利便數事言之朝內有一
事乞許民間取贖全用官會不惟便微細而已楮直必
踴也幸先行於一道之間蓋出入之價既一富民初無
所損也今米貴物重商賈不行農末俱病凡皆以此楮
賈頗昂則百病皆起併幸孚炤

潘通判

近辰金柔氣低火老候濁伏惟分治輔藩休嘉萃止台
候動止萬福某謀求當代人物於北斗以南惟垂世嶢
嶢之高是瞻是仰天借此來加惠鄉梓而茅屋白雲三
驛城府引領清峻無術縮地翬翬寸心而已王者藏富
於民猶外府也陸宣公有言國不足則取之人人不足
則資之國一日舍是無以爲上下相資之勢今富人藏
粟無藝公上窘急未免以爵易之而細民凶年持倍稱
之賈亦靳不與上下無所乎資而徜徉坐觀其中田野
磬磬幾至剽劫竊聞力贊賑糶之事萬口洋溢然賂吏
罔上終以計免所幸連日雨遺蝗掃迹垂穎如雲更一
再雨則十分歲功矣幸菑射利者知無所待近皆發廩

求售無事賑糶也志士仁人憂國恤民之念無時而已者故不嫌深言之伏幸台炤

林知縣

白露暖空素月流天伏惟庶平異效神降嘉生台候動止萬福某埃盆奪之音郵如斷朔遊激水之清而已離離珍字芻墮几前郁然存勞之温昔人爲治先教後政截截有叙今亡矣乃於藍臯之濱忽見鄉飲之盛屏朱墨而列豆籩厭爭奪而興禮遜庶幾乎三代之遺矣邪人奚幸邪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七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八

尺牘

趙尚書

感凌冰漲澤腹益壯恭惟隱然元老爲國重填天所獨
塵台候動止萬福執事材猷學力高出一世故舉天下
至重之任常萃於一身世之下士智不足以守一銜者
固所不論而中人之才僅足以辦一官趙魏之老滕薛
之大夫曾不得兼之二天之降材什伯倍蓰固不同若此
邪勛庸問望如挈日月於萬夫之上乃一語不合翩然
去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曰此仁人之言也故某近

者有詞壽上元明府云新近論思一語是陰功多少留
與雲仍蓋公言也夫豈私相爲好哉某與弟瓌耕田養
親何所不可乃從有司舉進士方相國典舉亦旣以骹
骹之文先多士矣乃論議不齊卒從下乘故未免軀崎
躋攀以至於此親年益高欲雛早翼諸公憐之已足五
表然不敢苟焉以嬉讀書之餘亦頗有志於當世無從
晉近面請所以然者颯風而已

黃侍郎

卽日孟夏氣清恭惟表裏江淮盡歸統理帝咨良翰天
壽斯文台侯動止萬福其闊遠廡仍蓋十有七年於此
矣比年光靈不競海內諸老先後彫零獨幸龍門突兀

東南耳延登禁近論議益偉乃清風逸駕翩然去之今
移而佩玉麟之印近矣衮衣歸周之望蓋天下學士大
夫同一心也昔唐人有言陽公之在朝也四方聞風仰
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
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
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誦詠斯言未嘗不憮然有感
也然而天下之事在下者類能言之而卒病於不得行
亦旣得位矣而亦每有未効之嘆且夫姦宄未塞戎蠻
未懾官亂未治四時不和未調五穀不熟未適才而不
爲不忠也不能而託官竊位也夫日者無與於斯世也
而猶有憂焉儲之於平居間暇之時而用之於事功鼎

來之會金陵幕府之盛人材之林必有足備采擇者其
爲明時倍萬崇護幸甚

雷知院

卽朝雪霽江天日寒光薄恭惟伊臯魁桀日進鴻疇惟
天右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拜鈞翰與臚列多種之賜
焜耀光榮累百空言寧足爲謝一元之運五日而一候
至十日而一氣應無縮與盈寒暑以平至一於壅則一
傷飛殞薄食變乃生焉睨雪未消妖虹時見此則扁盧
所望而驚者相公智周萬微道參元化消息盈虛意端
闔闢無從日侍函丈躬聽誨飭耳某庀役已三月催科
不擾訟牒不留日飯二升朝昏八案惻怛所孚霽然田
野教誨期望之意不敢有負焉耳臨風詹依之至

余知縣

陽法高懸物成仰墨恭惟采袖慶闈培植益遠申錫有
靈台候宴啓萬福某未能拜狀乃爲眷厚先焉而來使
謂至桐江卽還久之杳然卽欲走介而俗緒旁午昏與
曉平因仍如是者又兩月其爲不敏爲愧負蓋有不容
言者然迢迢江水靡日不瞻有不與禮文具疏者非體
而炤之則何以自逭州縣吏賤如奴若夫采薇于山緡
魚于泉讀書彈琴以歌詠先王之遺風顧安用低頭受
縛舉頭愧野人哉然則小佚家林乃造物者所以獨厚
之意不可不察得特則駕萬里一息歲寒鐵幹春風桃

李其少安之某厭於爲吏久矣親老之望門戶之責是以尚此裴回終非其志也所幾畜屋冲和亟拜召命

李尚書

稍間詞承依仰朝夕入告嘉猷之奏允當士心適有一事或可助獻納之萬一州縣輸綰闊狹重輕悉有省則今歲左帑所退殊駭聽聞論議喧騰人情不安兩稅之重民生孔艱秋租未畢夏賦已迫今身親之乃見民困極矣又從而加虐焉民何以堪或於論思之際及之寬民力而壽國脉所係非細富陽所退只二十八疋聞他州極狼狽非衛足也早言之庶幾有益緩則無及矣

浙東憲

金伏在候而楛潏未清恭惟仗節督府雷動風行帝眷天休台候宴啓萬福某官稟灑灑正元之氣負磐磐蓋世之才授之繁劇而不亂處之會通而輒中求之今代宇內寡二盍不論思遂即都俞乎良以天用惟龍地用惟馬役御萬物之權變通百王之弊向也切時之論亦既施行矣胡爲乎中輟也願堅其說以幸天下以卒殊功天下之望也某不佞朱墨餘暇伸欠仰天默數平生輩行已倦霄漢顧獨殭卧長夕未見昕鼓最不可爲者上欺彼蒼下欺一心誣告縱橫無敢辨白區區燕雀不量其微反坐一二邑人小安所爲卷卷控稟誠欲公一言以幸海內耳某寔朝夕東向焉

唐秘書

玉呂含商金飈蕩節恭惟懷紱名邦后皇嘉貺台候宴
作萬福某於當代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獨於執事未有
一日趨伏下風之便蓋此生一欠也瑰翰芻臨片雲天
落眷情醲郁藻績光芒再拜佩之永言何極某竊謂人
才有定用公論有常歸當則天心開否則人望鬱方執
事前日之袖手也人鬱之今也人慰之然未也獻替殿
中啓沃帝所則斯慰焉耳蓋天所以賦之才期之任者
固若是焉而非人之私也旦旦以俟某天子迺戇莫效
毫分誤渥頻仍直由吹借心許神交寧俟識面幸有以
警策之三肅以請德星所聚之堂慶流千載有役于此
敢不肅給

回周帥

即朝霜熟寒輕梅含春淺伏惟貫日之忠神明扶持台
候動止萬福某粵自去夏爲謝之后日念嗣敬而埃塗
侵薄浸墮因循至若日懷叔度夜憶真長非詩人浪語
也芻奉珍題慰荷不已每思歛山雲深豈堪着橫絕關
河真將軍哉今一柁入三邑宜矣然西舉秦北舉燕麒
麟凌烟突兀東南顧當安坐雲水鄉邪幸秣其馬以俟
敷廷之命某之於執事所謂愛而莫助者然扞蔽江南
之功則口之不置自昔建功植烈耀旂常而銘鍾鼎者
徃徃皆出摧抑困頓之後所向輒如意者未必有所振

立惟執事張而不忝翁而不衰勿羨春光之韶穉自期
歲晚之峻嶒以副士林之望幸甚幸甚

回宋總領

比辰日躔女度歲將更端恭惟身兼數器爲時所需爲
天所祚台候動定萬福某昔者天畀獲隨輦路之塵宛
若二十年前追逐禹浪時也違異未久箋墨易希瞻仰
而已蓋嘗竊嘆今夫人之所謂才鼠竊狗偷耳寬和而
有守惠慈而能斷獨不見元愷之所謂才乎大之可以
贊萬微小之猶能當一面吾勝有光矣又聞之任總餉
之寄者足食與兵要非難事惟能使將知忠使士知義
人人宿飽而無怨挺然思報其上而不怠精神獨立萬
夫之表此公所獨能也朝家以此屬公公亦以此自任
吾黨幸甚某正自庸虛且復弗彊宜汰尚稽雲葉爲覆
耳誨簡溫厚不稱是懼高情未替尚惟終教之

李提舉

伏辱誨翰其爲南康社倉之慮可謂深遠自非體國愛
民至到懇切安能及是讀者嘆息况於南康之人身被
其賜者乎某聞之里人謂徽管六縣其戶口之多地里
之廣兩倍南康乃止五千緡分撥不行措置不敷今史
君甚賢或得更捐數千緡則此事可成矣執事之入覲
也或少緩數月使江左九州皆如南康仍以南康已行
規式下之九州則執事不朽之盛德當與大江同其長

也因謝來施不覺縷縷然合執事何望哉

李大諫

離德恢台氣步清潏恭惟雍容外祠道德天相台候宴
作萬福某聞古之大人負龍蛇虎豹之姿者與時屈信
與道變化故曰龍筦納言而帝命允四輔既備而王業
昌使骨鯁大儒憂國若饑渴論議合衆心者朝夕左右
則百僚仰法化流四海此多士朝夕之望也願戒舍人
行且有詔

趙廷評

某文章道之末也而世之好者亦鮮甚矣君子之有意
於斯也然後世之敝大抵在於舍實而采華舍易而取
險舍樸而從醜無以養其源而欲浚其流不能深其膏
而欲擘其光故枝葉益繁氣象日落求其爲先漢不可
得矣而况戰國以上乎某每切懼之而未能焉他日儻
遂良晤相與出而商確之今方吏塵侵薄束縛繩墨習
次結約固亡竒也匆匆爲謝莫既所懷憑墨遡風但有
無窮之意

回崔侍郎二

薰風初暑之候恭惟肅將明命往護全蜀上帝嘉娛台
候宴啓萬福某抵此習數月求所以上蓄其槃下育其
芟者未之能焉故卷卷一書曉夕在念高情絕俗惠然
以翰墨先之烟霞鬱興詞誼高明區區感浣不知所喻

至言興在山林則非所望於侍郎者蜀之不靖者兩年于此矣某嘗嘿計目前之可以任此者捨侍郎未見其次焉人才豈不曰有數哉舜止五臣武王止十亂漢止三傑而已唐之初造一時依乘風雲者固爲甚盛中世以來國步多艱有若韓昌黎郭中令李衛公之輩皆能赫然仗公忠而化姦驕詹威靈而服戎虜光明如日月動蕩如雷霆植唐於將仆洗唐於已昏數公功烈千載如生每一開卷令人飛動自古以來中原有變蜀必先亂中原既定蜀必後平又況今日之蜀非前日比安知後日之事又豈止今日而已邪萬一此胡虜身無地徒巢入關則蜀之去天也遠去虜也近可不先定其規模

一言而後行乎少年不更事之人疎率無謀老成持重之人又復退縮今推擇而至侍郎非苟然者古之興事造業者其機在於興起人心鼓動士氣而已至若兵若將若財特節目耳然士亦患於亡聞也夫惟負天下之望者方其未用已足以繫天下之心而其一有施設也又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未用而望已用而服以若人而圖事何事不立哉此朝廷之所以有取於侍郎而天下之所以望於侍郎者也上寬九重之顧下慰海內之望侍郎必有以處此矣然比日以來士大夫規模日陋多事之秋所與共功名者天下之英傑也顧乃小智自是閉門拒之閤上下之情失事功之會皆是物也耶律德

光云南人飲食動息北人無不知之若北方之人以堂
堂十萬之師或在九天之上或入九地之下南人未必
知之也今千百載而南人此病終不可瘳可嘆也已燕
之辟置之屬蓋與之共腹心者始擇不審無幾斥去安
能得士之死力哉蜀不爲無人某不能盡識陳同年仲
酉頗負膽氣亦有謀畧嘗率鳳州之人深入其地頃坐
羸豪今更涉歷蓋亦老於風霜矣試召與語恐足以備
采擇是以因書併及之范文正公嘗言幙府辟客須可
爲己師者蓋平時敬之爲師則必用其言而平時以朋
友待之者則言之用否未可必也雖然此亦其細者爾
古人所謂內外臂指乃可成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
事也又豈可不先圖之非爲執事計也爲蜀計也珍重
道涂歸當坐鳳池而象麟閣矣

歲律崢嶸寒氣蠱蠱恭惟某官威行玉壘勢重金墉高
屋參依台候宴啓萬福某伏自日者訶承之后嗣敬闕
希然懷仰清風則不知雲山萬疊也惠然尺素如雲墮
空欣浣無涯有言莫喻侍郎真瀨瀨正元之氣負磐磐
任重之才合四蜀之廣五六十州之衆天子所恃以爲
爪牙百姓所恃以爲司命羗酋所望以爲叛服者與其
逐逐紅塵無毫髮可以自見孰若爲朝廷分寄一方風
行八表可以垂無窮而詔罔極者邪甚盛甚盛餘冀壽
重以光麟閣此委垂戒

徐進士

人至惠告且致歲除之饋意則厚矣然吾人相予以義又安用是齷齪者爲哉自是切幸免之不然決不敢領也春風吹和萬象說豫吾心之仁寔同此和和則爲善爲祥矣臨風不勝誦詠之至

答僧三

奉墨妙欣承春和道體安穩深慰間別之私名畫丈室之乃輒以見遺幾於奪所好愧甚愧甚永晝焚香靜對勝韻發我天和多矣珍重此意尚得面謝
奉手帖欣承秋涼養道冲豫日來風露漸高小隱山前松竹益佳一炷栢子香靜思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又至

他生永劫無盡自家這箇豈可忘却這箇如不忘則是黃面老子囑付之意矣蒲萄爲寄尚未出世何邪沉香兔筆松煤謾往亦復未離人間世耳餘加珍重
辱手帖欣聞法履清休所諭謹悉我方欲脫戲衫公乃求此粥杓柄邪又不知甚處有閒田地也遠寄仙果足仍意厚然神仙好虛驕措凡草木以爲神奇誑惑世人吾獨啖棗栗耳無所用此師解吾說否微綾一段軟密便體聊致此誠極寒珍護

葉尚書

竊聽都人崧高之篇乃知繡紱繫麟之旦斯文天壽寧俟禱祠然某嘗聞之龍藏於淵而神靈玉藏於山而光

發至德藏於身則精密而氣克天全而形壽用能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某官正坡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久侍上雍晉參大政中外屬心玉堂催草矣區區菲薄陳之異戕少見子晉吹笙安期奉棗之意伏惟宣慈錄其忱而畧其陋幸甚幸甚

程大卿

霜清日晏氣令適平恭惟某官少佚殊庭卽頒溫詔高屋况臨台候宴起萬福某比者匆匆拜狀少伸燕候之誠卽日人還亟捧答翰敬承吉德所次神衛後先千里長岐已遂善達區區方切欣慰忽來專騎又墮誨函多品遣頒深仰眷篤下拜不勝感怍大卿中外敷歷勤勞

公家成績爛然在人耳目世之不稼不穡而取美官者衆矣如大卿則真是有欠未償也已已夏大卿爲卽東歸某嘗有詩云慣倚茗溪上下檣幾番風定幾番狂昔年仙去玄真子今日歸來禁省卽波靜垂綸元不惡風來捲釣又何妨其下偶不能記今日亦復如是邊塵未靖朝方急才又豈容袖長臂於釣灣哉匆匆復命莫旣謝忱伏墨遡風心與雲遠

李侍郎

辰在大梁嘉氣趣至恭惟某官肅司番鑰坐鎮長江人比天同台候宴啓萬福某伏念平時受知特屋一自抵此亟飭寸箋少叙依歸之誠豈宜少後者乃未及拜而

賜翰已墮前矣是雖百喙何以自蓋其不敏仰惟知遇之素或能畧其跡而遡其心耳他人以空詞說而鈞官資公獨以實政事而爲國計上知可任大事也再付玉麟之印春來塞草綿綿淮清如鏡丹陽門外一騎紅飛再將趣公入陪帷幄矣僉實謂然非某敢私也某力薄事繁不稱是懼仞墻不遠寧無以誨之鍾阜嶼嶼何由侍近一紙詞承又復不能悉其所欲言陳者所祈愛身以道永翊炎圖此卷卷曉夕之私也

趙徽州

比者草草拜狀諒已關徹崇聽詵後尊仰方切卷卷兵來伏拜誨賜獲詳卽日起居善狀其爲感沃不任下情

賦入寬以兩月仰見區處適宜邦人被德當如何邪其間可以興復者亦當責以開築如其積而成山蕩而成淵委不可容人力者度亦有數大抵朝廷重於蠲賦而民戶亦易墮於因循要湏官司嚴責以修復之期庶幾他日不至百姓失所望耳百姓無知但望官司蠲賦坐視不修他日賦不得蠲則又未免白輸此皆官司悞之也若夫時暫蠲閣則又在朝廷也更有一事因以拜稟新安之絹作俑於前兩政戶部自言天下無此絹也况新安不產絹祖宗朝獨加優潤乞嚴戒屬縣無縱吏姦輒變舊制過爲重闕中平之絹儘可解發則召父杜母之賜朝行而夕被矣因筆又成縷腆併幸矜體

高校書

素商傲令丹陸尚然恭惟某官雍容壺嶠仙品自高帝
錫之休台候宴啓萬福某載惟天生卓異之才賦之以
清淑之氣必使之倡一代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必不使
之抱膝幽吟於寂蔑之濱而遂已也世之續雜騷詩窮
愁聯編累簡流傳於古今宇宙間亦何可勝美然是皆
賦予之薄氣候之偏至若全氣所鍾號爲英賢夫豈徒
生之而已哉斯文行且昌矣執事其毋遜末期雅拜徒
想清風謙翰遠臨眷情愈屋恪恭泓穎敬寓悃悰敢祈
內葆黃庭外列丹鼎奉尺一詔侍明光宮

張知縣

殊陽尚驕伏惟蒲壁安民人神函豫台候動止萬福某
頃焉具謝之后冗不享音然區區向往不輟也專騎惠
翰如獲面承區區感沃并之義役之爲民利也大矣非
心乎愛民者其孰能成之况又加以義廩無窮之惠乎
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惠民之倉不可不置賤則增價
糴之貴則減價糴之祖宗朝所以番意邦本者正在是
也甚盛甚盛

袁郎中

伏拜誨翰凡數百言又蒙示教揭曉邦人文檄晷言父
母所以體察赤子之飢若寒者洞洞屬屬唯恐一毫之
不盡大川廣谷之間家傳人誦所以詔子若孫若雲仍

者其將何窮夫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吏格之也上有龔黃下無卓魯使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則彼氓蚩蚩安知邦君之心固如此哉輸金折絹之說非敢爲延遷計要是勢窮力迫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耳今旣一念一語風動雷行朝發黃堂夕周千里而斯民已被再生之澤矣此外更何求哉他日言之五事中足矣百冗裁謝莫旣萬分仰首麗譙神爽飛越

回范教授

風露頓高伏惟雍容絳紗斯文天相台候運止萬福某久矣不復交訊然此心去來不輟也筆飛鸞立忽墮几前誦味以還欣浣亡限建業有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之

勝故人才不輕出出則受間氣而爲命世英豪往往有儕諸生而無別或列座而小異者何幸復得賢師儒封殖而長養之此邦之幸也芳編示教藻績爛然遂得以窺制作之盛警發多矣今編之所未及者因來悉筆以示尤幸也記銘見屬此意良庠其敢不承邪荒涼數語勉以塞命荏苒數月竟不得一好辭終當爲梓石羞耳匆匆復命莫究欲言餘惟益珍竒以副三館之招他委繼示

荅祈進士脩

竊觀池陽之爲郡九華之秀秋浦之綠皆東南清淑之所鍾也禪其秀者爲竒偉涵其綠者爲精深某嘉泰甲

子奉檄校士是邦多得其雋然尺書往來至今不絕者
唯青陽葉君焉今足下不忘舊好惠然肯顧且復以長
書貺之若望某以有言者甚矣足下此意之虛而某之
荒踈不足以當之也雖然竊聞之學者之於道莫先乎
務實也以實而求道則必有所入以實而行道則必有
所至鉏驕剪虛最爲先務古人云德盛而詞謙道高而
色下信乎聲色之足以害道也道與德可尊也言與貌
則不可盛也由漢以前人皆務實雖專門之學世以爲
病然要之人懷實心專於一經白首窮年各有所得晉
唐以來氣習漸虛至于近代則又有專事口說無復一
毫躬行體察之功者眎唐又遠矣此習不除凡讀書爲
文應人接物臨政涖事無非虛驕安得事事當其宜物
物中其理邪足下氣淳而質茂蓋涵秋浦之精深者其
進於道何疑焉唯勉之而已晉率之罪不知所逃也

回李寔公

久欲拜狀而出埃入全因循至今又奉先兄敬承即朝
暑雨圖史多暇台候萬福某念古道之不可復不止一
事至若一書問之細所謂伏以右謹者不知自何時作
此等語再拜百拜公與爲欺故區區平時於所善者及
可與語古者未嘗輒用文獻之傳如左右心期之高如
左右決不以爲簡故願以是請焉自是賜教亦幸畧之
前書郭翻者晉人也認稻之事見之本傳先正百韻既

得伏讀文孫雋語又辱開示甚矣其似祖也顧不足爲名門子弟之範哉汪龍溪之孫有詩名某嘗爲序其編且引少陵父子一門專美之事今於執事亦然也正科特科誰爲區別吾曹應世要當以後世揚子雲自必耳顧此瑣瑣者其足爲執事重輕邪易秋之論年豐之喜足以見盛心之所存矣今時士大夫多以空言而釣官資耳孰肯以實政爲民計哉

葉賢良真

歲晚極寒伏惟履中休勝前辱專翰布謝稽違蓋朝昏汨沒易至因循耳非忘之也不我督過又枉今教獲詳近况之休豈勝慰沃足下之氣誠欲淺滄溟而低大萃雖然亡益也適足以賈鬧耳獨不見宇宙之間和風膏雨乃可以造化萬物乎至若登名文章之錄亦非淺事體忌卑語忌俗前輩論之悉矣今謾錄一二自周之衰道喪文弊莊周屈原之書始假徐無鬼漁父問荅以爲辭自後祖述益衆體格日陋司馬相如則曰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則以爲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則以爲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子平則以爲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則以爲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改目易名猶然一律又若七發始於枚乘至曹子建則有七啓張景陽則有七命屋下架屋那復有高標逸韻邪正使錦繡開機天章的皜而其大者體氣卑弱規模狹

陋已不足觀矣而况其塵言土辭鄙俗之氣不除者邪
近代坡仙直言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回視前代諸
子殊覺厭厭無氣矣足下更以前輩此言思之別變機
杼然後二賦可出至望至望來書所謂三及門不見之
語殆欺足下耳安有是事邪才模志業有如足下不有
立於今必有聞於後幸甚

回金判院

臘盡春回伏惟自公多暇台候萬福某自疇昔爲謝之
後畚土楸梧後後寒暑近者手開玄廬粗免悔事餘不
足關軫爲吏患不明耳明患不廉耳廉患不恕耳旣明
且廉而又行之以恕則吏道盡矣奚患莫己知邪不有
聞於今必有得於後唯自信力行而已爲書遺餉具仍
勤渠曷勝愧荷溪毛一二聊以侑書餘冀加珍以俟殊
渥此委勿間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九

啓

賀江東運使

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仰窺牛斗之間福星移次知有絲
綸之下瑞節來臨先聲霽彭蠡之波喜氣動鍾山之色
竊以天開輿運月屬亡胡方當屯雲掃電之秋采重輓
粟飛芻之寄倘陸運則調夫無序而盡廢於耕織而水
漕則藉舟太苛而坐斷於貿遷且曰民力所未暇言而
於吾事亦將何繼自非出奇智於斜谷安能足食而人
不勞要當有定畫於關中豈特饗繼而歲甚久事既行

而力未竭故役雖數而本不搖苟非其人孰任此責其
官風采聞于寰海行誼輩於前脩有實有聲負蓋世之
名而又懷經理之具入麤入細足鎮物之量而又長通
變之才自昔立功業之人必兼全軍國之畧帝難其選
公爲此來得相繼之二賢無可憂之一事剗物鋒鏘既
足以當其劇護國氣脉復有以寓其中贊成雋功歸報
明主伏念某情不量其才力妄有志於功名百慮火煎
一命冰薄頃年應舉雖嘗首擢於春官一日探籌顧乃
卒從於下乘雖欲自愛明月之寶不肯輕爲莫夜之投
未識提携將安歸宿不復羨春風之力或能收歲晚之
功患好爲師正犯孟軻之戒學有宗主今依夫子之尊
進當求竭於兩端退乃可傳於一貫瞻言征祭倍切搖
旌士之北面滿門庭寧獨拒互鄉之子道之元氣入肝
膽其敢畔闕里之門

賀丘告院

恩粲出綸職清典誥淳化而上地實近於禁嚴大觀而
來官獨稱於事簡選用惟德班行益尊某官器量隤然
時名籍甚英發有餘而不爲激厲之事虛恬不競而實
懷康濟之心學力自他日之過庭賢者必吾身之有子
爰從縣綬來列朝紳不知玉筍之高但覺綵衣之樂所
謂榮者正在是乎子旣仕而父欲休未用誦昔人之句
周拜前而魯在後雅當揚盛代之芬某自許納交日知

蒙潤東亭祖餞行有登仙望遠之觀滿朝郊迎咸起後來居上之羨勿緩汝墳之發諒深宣室之思道之行歟嚴徐之召已急天其或者王貢之冠可彈

賀丘樞密

帝思舊效朝登大臣再領陪京一新使命既洽周邦之顧更懷異域之心竊嘗數往以知來每嘆亂多而治少倘天心之未厭當世變之或萌必生其人以善厥後桐宮之變有伊尹殷監之變有周公浩然往聞暨我昭代方英皇出繼之始允賴范韓逮靖康出從之時亦資李趙頃者無故乃輒造端裔戎之禍忽與姦臣之事繼起汚水之癰疽未決淮壩之瘡痍未消誰爲國憂恃有公

在某官魁傑一老更歷三朝用舍繫中外之重輕進退合聖賢之出處初同賈傳弱冠而獻忠言晚比渭濱黃髮而佐基命是皆天意夫豈人爲經綸徧於江湖忠信行乎蠻貊疇謂回紇之多詐獨諒子儀之至誠使片言而或行將百世而可恃止非或尼胡遽不悅於小人義豈終辭今顧急求於吾子雖志足以御六氣之辨道足以濟萬物之觀不軒不冕而內樂自榮非石非金而至仁自壽然上天之責孰任而蒼生之望方頤顧堅卧丘樊猶足爲宗社之鎮矧出臨要害固宜消姦宄之心威靈達暢而荒忽懷恩信不渝而流離復倘蜀有關果何煩劉雍之行若黯在朝自可聳淮南之聽蔡鄙既定晉

公可歸雖幸憮壬之亟除毋謂太平之坐致繼自今者
必有事焉吏習弛而民力窮國計空而軍政壞若是數
者須公一來某自始有聞爲喜不任千里懸隔一紙稽
遲夫子不動心固已得行其道矣諸生且待我夫豈剽
言此猾哉

賀鄒給事

幕府策勲宸廷進律赤丸夜語習聞猗猗之鳴白羽徐
揮聊正鯨鯢之僂竊以安民孰急去盜爲先蓋稂莠不
除嘉禾曷茂虎狼旣盡群生乃蕃故虞書明姦宄之刑
魯誓申寇攘之法非徒嫉惡亦以移風然吏道以簿書
期會爲常莫知應變儒者以章句文字爲學孰能知兵

自非經世之全才寧有驚人之偉績某官氣姿卓犖智
畧雄明由言語侍從之臣爲禮樂詩書之帥熊旂豹尾
仁風已扇於列城龍戶馬人美化更孚於絕域然疆理
控滄溟之險而風波多姦盜之虞自昔以然不時而動
萑蒲叫嘯輒曹伍以成群水陸跳梁常出沒而爲害小
施英畧悉殄群凶長劍利而水剽蛟龍暴鱷除而陸全
犬豕騰歡謠於萬里下褒璽於九天某素辱眷知尤深
贊喜馳慶方脩於訟語鳴謙首實於珍函開南嶽之雲
煙暫敷德意卷中原之氛稷政藉威名頌詠惟勤敷宣
罔旣

賀趙徽州

曉朝丹闕嘗隨冠劍之塵春入黃山今照旌旗之影方
念拂繡而自贊顧蒙蜚翰以相先有懷恭粹之言寧免
負芒之媿某官家承懿學天子長才唯能沉浸於古今
是用發揮於事業早膺妙簡亟筮周行鷄舌含香僉共
期於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請於爲州惟是新安今爲屏
輔洞深雲紫昔賢嘗慕於空仙人悴烟青近歲不知其
生聚自聽顯除之命咸與來暮之歌今者卜日開牙諏
辰布政澄光拖練頓清門外之溪喜色映人更好城頭
之柳某無從望履徒切搔旌與田野之氓雖竊傾於善
狀選郡國之表諒難久於偏州贊頌惟勤形容莫既

賀正

風從艮至已占歲首之祥璽自燕還更侈天申之瑞鰲
抃方騰於廣內鴻休已徧於寰區某官受氣英竒逢辰
熙洽道運既參於元化功名宜叶於泰交紫泥封五色
之綸夜從天下丹闕映千絲之柳曉入班行某尚阻馳
牋首勤飛翰我欲持杯爲壽莫陪樺燭之燒空公其增
驛以行願副萃林之設席心之所向言不能宣

賀商侍郎

光靈赫奕顯授峻嶒虎帳儲須雖領計度江淮之使峨
眉班綴已是通明殿閣之仙使指有華民曹亦重恭惟
某官議論上到千古風流自成一家人山林廊廟固亦何
心鍾鼎旂常不可無我僉志所屬上意匪虛驛騎傳音

柳營動色濟時之務必濟時之勝殷浩何得固辭與人
同樂則與人同憂謝安正恐未免某趨承已日敬仰清
徽觀庶事之當憂豈片言之可既事易於暫而每難於
繼兵貴於恤而亦惡於驕行且追臯夔之上風夫豈計
管蕭之近利然今可以論思獻納不可謂之遠臣繼此
或有謀謨建明是必出諸執事

謝丘樞密

受殊異之知寧俟薦揚而後見卻紛拏之請獨能意向
之莫搖既無煩挾貴之書復不事陳情之牘是直期於
古道之振夫豈徒爲世俗之云喜動慈顏誼激壯膽輒
紆胷臆少露話言伏念某分無孝基必貴之資徒抱虞

翻不媚之骨竊攷自脩於平日未嘗輒悖於古人其爲
學也脫落注牋簡斥枝葉擷百氏以自恣漁六籍以爲
歸植其志也顧飭宮庭激昂氣節頗欲自立於當世不
忍苟同於衆人一生芻芻四十年十事往往八九矣蓋
年齒若孔文舉已能論薦於禰正平今歲紀如歐陽詹
乃方求知於鄭相國倘或者有一旦之遇則亦何計十
年之遲惟每觀今時事勢之難已無復前涂徼倖之望
弄琴徽而邀月高謝世紛開詩卷以臨風靜陶天性唯
是戶門責重庭闈望深况內眎儲蓄頗不汚凡而外量
氣力亦復健武悵此日之可惜欲乘流而且行奈何涉
世多踈受資甚僻方當俗好馳騫之地每懷天下深長

之思閉門造車嘆未盡古今之變故臨岐正轍恐復無
先後之規模低回事機拘攣世法進而拱挹堦除之下
大要不過寒溫退而雜還寮案之間僅能相與酬酢初
無小異自拔常人何所見聞忽勤顧盼期望宏遠教誨
綢繆問念累及於親輿區處不遺於歲刻凡所蒙被莫
知自來念薦紙之五番疇不能集獨師門之一履寔足
爲榮某官孤忠耿於一天雄名重於九鼎有若治亂廢
興之變已照燭於胷中故凡康濟平定之規可轉圜於
掌上用而未盡舉以爲疑十年從綠野之遊一日爲蒼
生而起惟抱負隆中之才畧故淵源夾谷之事功吉甫
憲周資兼文武姬公分陝身任安危敵情最深終不逃
裴度之險度戒心雖詐亦洞知子儀之至誠片言填舉
國之浮一身爲四海之蔽雖山林夢想每欲往而輒留
然鼎鼐勛名終未償而不已念懸水之鑑已非世之可
及况相馬之法於所閱以尤多啍啍誕誕者或取其小
才犖犖沈沈者又觀其遠器不以細行廢物不以兼長
望人唯是天之降才物亦多類幹逸之足或可致千里
曲謹之夫不能守一竝故懷尺寸之技者多挾以爲姦
而乏尋常之資者又愚而無用貪者好貨刻者戕民迂
僻之士不可語圓機智詐之人難與臨大節浩浩烟海
悠悠塵埃固應不快心者多焉姑用半開眼而已耳宜
得茂異少副高明又况上無公言下無特操難於求舉

莫甚此時夫何兼收訖成濫取愛之至故譽之亦至未免過情許之深則責之必深懼不勝任外觀羨矣自視
歐然文學徒潤其身而政事乃及其人敢不佩先正之
訓行誼既脩於家而風化可覃於國更當師古人之言
是或可勉焉亦有難能者望神仙家三館之地正坐骨
凡乏韓魏公四面之才曷應時用顧此事誰與料理恐
我公終費安排或洗昏而發蒙或推前而輓後然下之
事上猶未見於功業而上之觀下特有取於語言寧知
衡聽之差悉自舌端之悞侈談無當馬謖得以惑孔明
實論未孚尹縉無以動景畧雖驪茂以自言而執手然
許靖以不言而致身取其虛名夫何殷浩之欺世幾

實學又如張禹之誤君歷攷載傳類難差擇載念宿昔
有意依歸未知承學之方驟拜舉員之賜竊甚慚於素
志終有望於嚴師某謹當書子張之紳避曾參之席佩
而勿失依以有行陽鱗魴魚夫既取大而遺細神龍蠖
蜷豈其舍己以從人要當匿光景於無聞抑又付乘除
於有數渴如可忍固當師後飲之人事或投機亦不避
得時之駕凡昔人之所已致與今日之所得爲雖不敢
矯激而取名亦何忍苟容而爲說能分半石髓恐可脫
前生之鈍根濃熏一瓣香决不墜斯文之衣鉢

謝雷祭酒

半生學道知有門墻往歲之官獲親大席疇意棲身於

郡校習觀除目於國師深原設職之初端有相維之意
蓋內學所以表外學而小賢所以事大賢請因賀燕之
誠併述登龍之幸某官氣重而無浮色道長而有遠功
文雍雍而可觀行凜凜而莫儼溫厚及物所至生春從
容在廷收譽益比亦徧更華序僉曰尚鬱壯猷抱禮
樂之大全脩經綸之昌業事變周歷規模浸深念非登
庸何所宣暢持橐籥之柄斯可鼓春風於一陶位師傅
之尊乃能舉明主於三代繫時之望非公而誰中外帥
言旦夕企踵某學不加進年益見侵入而勉爲慈親急
養之謀出則汎觀天下無窮之故公議所在元氣隨之
至於薦舉之端是特蠱壞之一未足深論以爲害要當
強力而不搖平時自保愚衷不謂適有天幸凡暮年四
削之集皆諸公一諾之輕比至垂成乃煩料理非所敢
請也其亦有意乎吾嘗當舉六孝廉已應貴戚今欲自
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倘明公自今堅此心而勿變則
清風所被將何物之不沾

謝李尚書

受存甚備久自私恩期望有成復形公舉更得黔婁之
壻竟合浮圖之尖開其始而圖其終與之一而繼之二
蒙被若此稱塞謂何允惟列科見號良法方溫公之首
議實元祐之盛時至如著述之名亶爲文章之選歷時
既久得人益多念昔熙寧廢於王氏炎圖再造遺制復

行比年以來初意輒失下舉既濫上視亦輕薦之者非
負先進之重名受之者非得後來之挺秀寧令此選復
重於時念天下廣大而多儒惟明公採擇而博取如某
者容塵無韻根鈍不靈少日讀書自以不至底滯壯年
爲吏此事訖墮塵埃消磨歲時廢耗簡札學業荒落既
不能旋天地而韜三光文彩彫踈亦無以陶帝皇而繪
萬彙足未涉乎詞章之錄目未睹乎制作之庭希屈馬
可得數人作者多矣去潘陸不知幾里果何足哉方安
寂寞之濱忽辱光華之舉邸牘至郡僚友謹言時方恍
然莫知所自既閱日景乃拜文移使公舉皆不求而得
之則天下何有不可爲者某宮隱若廟廊之望仝然山

澤之癯焚香繙經萬物未嘗入慮引紙行墨一字不以
屬人窮通此心老壯一日當世有若伯仲列海內號爲
文章家鳳一鳴而世尚文雲五色而天呈瑞一時翰苑
悉歛光銜千古玄機透開關鑰等閑寶唾之落盡堪石
室之儲薄楚詞而不騷凌子虛而徑度唯聚學爲海澄
瀾倒影而莫測津涯故吐詞成林婉紅曳白而不見瑀
斲欲分膏液而漬枯槁故引離膚而灌精深一言流光
千金訂價雖龍門俯收於埴井恐溝木莫任於楹丹然
已入山公之品題當不比宋人之虛券已作投醪之醉
敢云畫餅之饑某謹當蛻骨丹砂掬溜蘭室糠粃末技
陶育大醇敬脩可爲居易俟命功名外物當悉付於倘

來道德初心端自期於不負永堅拙守上蒼深知

二

縣置一令墨綬何卑官有六卿紫垣采峻邈矣賢愚之
異懸哉貴賤之分顧謂不如欲舉以代人言未稱已漸
可知允惟此法之原莫盛有唐之世憲文具在條目尚
踈不限厥官咸遵此典間從下位輒舉近臣有以制史
而及中丞亦以郎官而引補闕寧如今日悉定前章必
侍從之崇班薦微臣之賤秩是爲盛舉宜屬真才如某
者骨坐非金丹徒在鼎朱顏冉冉漸移簿書如醉之塵
清夢蘧蘧寧到風日不侵之地徒以倚門之切不辭
板之羞燕雀力微風輒生於霄漢龍蛇蟄穩雷尚

天門次嘸既後於春工凌厲或堪於歲晚惺惺孰問寂
寂自暗不謂某官至仁根心盛德無我匹夫失所若已
實推一士未伸惟進恐後嘗試數南州之士疇非登元
禮之門至如代己之章曾未多見凡昔被公之選今皆
有聞萬邦黎獻豈無人哉四朝老臣誰如公者片言所
及舉世曰然伯益遜于朱虎又遜于熊羆夫子不如老
農又不如顏子孰識聖賢之見不同世俗之觀某謹當
惟無曠瘼是謂獻納在畎畝則不忘於憂國居廊廟則
必志於澤民不然自樂於山林亦思有補於世教愚所
期者但知不負於斯心公其念之或使終居於此座

謝范中書

人間墨綬莫望前芬天上紫微忽騰今奏考諸績以何
有陟以明而未宜唯其因是以自強或可責成於他日
竊以上思得士下難自媒欲遂交求爰設中舉我朝丕
造此法浸明初限關陞載嚴京削選階既改陟舉允詳
何事兼收乃成濫及顧某顛陋舉世迂遲平生等儔多
倦霄漢骨正坐於不媚鼓長嘆於未昕鶴在籠而趨欲
摧馬伏櫪而心徒壯一供役事四面塵紛姑守所聞未
知其往趨承惟舊拂濯加新慨念春江嘗飛仙舄瞠若
在後推而使前某官世陋常平道侔伊呂瓌言璧行天
下皆曰偉人瑣闥詞垣朝廷極其盛選欲恢弘於相業
務儲蓄於人才我以爲賢人觀所主某敢不期道德於
不負付功名於儻來竊慕古人盡此心於王室姑同流
俗致私謝於師門

謝除宗簿

授經周禮幼聞掌辨之官拜命公朝今玷勾稽之選既
虛二次而必求其上且後一辰而始及其他視同列以
加優見元工之特異所慚凡陋或污清華伏念某唯賦
一寒遂令多戇任安迂樸既懶事於犇趨吳漢重遲復
耻爲於諛笑每當退食惟歸奉親飽群書汗漫之觀玩
千古興衰之故頗激昂於意氣亦睥睨於功名柰何涉
世之道踈卽人之意少辨不知於非白說但守於太玄
雖舉世多知禰正平百人何補儻有遇或如鄭相國一

日有餘龍動春雷鵬搏秋漢物固有待人寧不如天開
千歲之逢公應中興之運畧玄黃之形色自得殊真觀
陽鮒之浮沉已知決擇頃不緣於介紹今寧俟於游談
然他人孰假於片辭而我公獨察其孤立重恩壓頂慈
顏生春某官道大而有容智明而不惑雖格天格帝已
致十年康定之功而與賢與能益懋三閣招延之意自
解不調之瑟浸開已迓之衡鴈警燕霜無復雲間之信
犬眠吳月但生足下之蒼景星明而國運昌腐粟紅而
民氣樂內外一通於臂指洪纖悉就於條綱方當是時
宜無所事而乃緇衣深好之檢頻領取之布帛復取綺
純之族求之位者又求巖穴之棲人自靈蛇山無遺璞

藹藹樂生於文國雍雍悉造於虞廷而又鑒裁不偏位
置無爽大者既叅於帷幄小焉亦效於馳驅淹洽而有
文付之論譔方正而識體任以抨彈或膺牧守之權或
授澄清之寄孰堪一隊孰堪都護將帥之才莫欺某能
授距某能超關士卒之長亦見良由先正嘗有格言謂
天之生才如竹之有筍顧筍方奮甲人雖覆石而使磐
然質已涵虛終必干霄而直上此語雖聞於衆口我公
獨得於心傳彼三吳冠帶之鄉暨百粵卉皮之地僻如
淮甸遐若坤維凡在幅員咸歸任使才如可錄寧問然
尤人若無竒難挾親故毀譽莫行於左右低昂不失於
錙銖蓋自更大化之初已有用正人之奏既曰散群而

壞植又云並受以蕪容心同天地之公量納江河之大
攷輔政歷年之業皆告君當日之辭是以下無怨嗟咸
知奮厲得人之盛近代所希上幾慶曆之時近踵淳熙
之世唯茲簿領頗預纂提玉冊瑤編書一朝之大事金
匱石室作千載之竒觀某敢不俯述舊聞上酬隆遇然
此時鴻筆豈容遊夏之一辭惟他日青編當贊臯夔之
事業獨念某偏親九袞百懼一心或於畿甸之區稍便
斗升之養以國士待以國士報敢謬爲戰國之言亦夫
子步亦夫子趨真弗畔孔門之道

謝除編脩

宥府萃編四員二省化工特異三月再遷自冗至清以

榮爲懼竊惟是職實始本朝由慶曆而命名迨元祐而
立額專記繫時之政仍脩隸局之條汎眎從來多處名
勝如某者道不足以獲乎上行不足以信於人惟知不
負於初心或可仰承於異眷竊以觀人之法振古所難
夫子或失於宰予姬公不盡於管叔然而或以一見決
其終身暫接顧和即許州中之令僕初逢裴楷輒稱天
下之銓衡或指此座之當居或斷吾生之尚見或一語
而知功名之蓋世或微視而期文章之瑞時是皆得於
論議之間亦或覘於辭色之頃嘗竊嘆於是事不復見
於今人疇知我公獨全此道伏念某才莫當於八面莫
蓋於萬夫風采無以聳聞議論不能通達雖鄧禹有功

名之志而謝安之經理之才策蹇三十年徒行犂犢騎
鵠八萬里孰指青冥漫仕斗升奉親朝夕少已抱蓬蒿
之念行當尋水石之盟留我公之顯庸仰炎圖之再造
層陰解駁麗日巍煌密山之玉策昆吾之金刀咸歸獎
拔方壺之神芝汾陰之寶鼎盡入選掄可自棄捐果蒙
收采銅章再考俄點內班玉牒九旬又洿超授泰階兩
兩真仰近於相星公府潭潭如夢遊於仙館念所不到
恍若奚從某官清和兼往哲之風沉懿有公輔之體先
漢人物傳家不數於常平中興名門我公獨繼於范呂
姦臣既殛朝綱一新痛塞倖塗專用皇極發號施令孚
于有衆之心登正黜邪一本至公之道季珪用而貪墨

革房琯相而風俗清上焉以道而事一人下則以身而
儀百辟兵與民而均惠遐若邇以同恩根本內深精神
外憺頃特有聞耳今幸親見之兢畏恤災講求蠲賦若
民生之休戚幽隱具知凡吏牘之姦欺纖悉莫遁既幾
微之已熟况襟靈之素高豈惟破竹之不留所謂迎刃
而輒解萬世治安之策固已建明三邊扞禦之謀尤爲
周密粟滿野而塞自實兵隸籍而家在邊久焉當築而
未城今皆屹立而相望而又戎器精利軍容肅齊以此
固疆殆將摧敵指搗諸將蕩定中原天或從之事不難
者念辱秉記司之筆當盡書經武之篇然而職叨列於樞
機論竊聞於廊廟漏省中之語漢法不容代旁對之言

尚夫可監自非信之至篤安能用之不疑然牛倍其芻
或反疲於羸特而魚設之網亦何取於離鴻某敢不嘿
守如瓶思不出位問焉而後對寧勦說以犯嫌退則曰
無聞敢騰口以爲利至若苟有聞見亦當亟以啓陳如
懷隱情是孤隆委雖然終恐不勝於任使必將自速於
愆尤比顛躓之已聞豈生成之始意因控大鈞之謝敢
伸小已之私比列朝行適多偏侍惟某有母其年獨高
生於戊申八十有八求之族黨百無二三家本冰鄉日
懷雲塢營釜之日已短侍履之日尚多遂其終養之心
假以便安之粟某欲報之德莫宣諸辭嘗因世道之遷
具述人情之變善柔可喜徒能附勢於平居剛峭難親
或可同心於緩急願保松筠之操仰酬雨露之恩

謝執政

某年濡轡未睹殊功一日敷緡亟還舊列久矣仞牆之
去重茲化治之歸有心爲銘無辭可寫伏念某妄嘗有
志情不自量所信惟書初謂古可追而今可變既投非
玉遂欲水之比而山之南忽光華千載之逢乃特達一
朝之遇援不由於尺寸拔輒自於尋常恍若仙遊嘗來
天上俄焉夢斷又墮人間况自引蓬萊之風寧復近長
安之日拊黃梁之枕已覺皆非還赤水之珠乃驚故在
孰爲此者豈無自哉某官久握政衡深原治體謂百年
南北未明離合之機雖一日天人已底和同之應思汜

中興之業聿圖可用之才况久矣舊疆尚使復還於圖籍則已收下士豈容輒外於陶鈞惟吾心素定於權衡故人品豈差於冠履念昔年將母恨已隔於三生顧今日酬恩願豈忘於九隕斯文未墜此心奚窮某敢不登白事之堂思招才之館驚歲華之晚矣念志業之茫然皎日行空遇不儕於餘子白水可誓報敢同於衆人

謝丞相

粵自往冬甫還使節曾未滿歲疊拜除書矧如紙尾之銜端若冰條之結孰司元化稽首我公伏念某生於五寒之鄉稟此嚴凝之氣少從諸老雖欲自期於古人壯困長途無復有志於當世望絕觚觫之雙闕夢遊烟浪

之五湖蓋經百戰以無功馬亦憊矣若欲一鼓而作氣人皆難之乃大明芻揭於中天而沛澤滂流於下地半世土牛之鈍一朝鷗木之飛友朋相慰而誦言道路旁觀而嘆息某官自臯夔而後與伊呂者侔環觀嘉定之規模宛若建隆之氣象蓋中興九十載塊土未還今山東二百州版圖日至一鏃靡煩於力戰銖錢不費於大農獲元豐受命之符鴻休掩古典辛巳明禋之禮祥光燭天牧人屢獻於豐穰太史頻書於大有顧千年勛業已如赤舄之明而一念忠勤更切緇衣之好有如孤卉尤軫至懷謂其自入恩陶行將十載憫其尚墮塵土孰借尺梯雖幸其齒髮之未衰終憐其日月之易逝必也

養其平生不屈之氣庶可責其他時有爲之功是以不
限尋常用昭隆特聞者爲之興起受之寧不激昂其敢
不長懷未報之思益厲可爲之節彼皆越石也率無厭
而負齊相之知當如公哲乎不以仕而畔夫子之道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九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十

啓

壬申冬至

隋朝有制肇三呼舞蹈之儀唐室盛時侈萬國梯航之
貢矧璧奠肅璿穹之歲而金穰開寶典之年天挺人英
慶同國祚某官稟正元之氣叶平治之期靜以合陰陽
之和動以應風雲之會金蓮視草玉案橫麻碧落天高
望五色非烟之彩乾元殿下領千官仙仗之班某自墮
凡塵心依愛日益調羹鼎已占梅信之先春冰漲蹙凌
更挹湖光而爲壽

癸酉正旦

帝車回寅天籟動震記楚俗懸葦之旦續詩人獻壽之
篇某官翠閬班仙紫微天近龍樓風迥樂聞九奏之音
雉尾雲開燈映百華之彩芝泥香潤椒頌光浮某偃蹇
松寒稽留梅信借一氣薰陶之力散五湖浩蕩之春麟
鳳來游玉案遙瞻於瑞謀後視不動金爐長惹於祥烟
交代朱寺正

雲橫墨嶺陰分同社之榆日射金門轡接朝天之騎乃
一官之授受又此日之後先天其從之人所欲者某官
高明而忠厚敏給而惠和四海名門既舉萃於地望六
經正統更享譜於家承爰求人物之間遂列班行之上
頻年趨陞夙殫父教之忠一日分符復在先游之地悵
英風之已邈乃遺直之未忘有此象賢付之便郡方詠
辰而布政亟改命以乘車梅破溪橋好載馳於澤國柳
濃禁籞看促覲於天墀某飛糝在前匿瑕有待此時執
贄姑寄意於筆端即日過都尚論心於關外其爲詹詠
莫盡形容

回交代

心如指斗蓋幾年在君子之旁袖有更書乃今日繼賢
者之後墮在明月之素瀏如清風之和仰惟古人金石
之交寔爲異代雲仍之好宣之尺牘悉其寸心恭惟某
官以五百年名世之才值千一載難逢之會章明竑備

以養其器峻潔廉厲以方其身小試鋒鏘騰有聲價今
當謝去肯復留鱸集之堂行且召歸即穩上巢鸞之閣
某資薄而難任根鈍而不神忝竊一官徘徊十稔懍後
圖之莫計賴前事之可師秋水芙蓉行且望精神之峻
歲寒松栢當益觀風誼之高

回請舉士人

朝廷重進士之科郡國舉興賢之典蓋將備邦家他日
之用夫豈爲里閭一日之榮况夫學成而行益尊實克
而名必著此固自然之理初非適至之逢伏惟新貢省
元厲志起家壯懷許國頃嘗少却今當怒飛行見發行
深藏條具大對陋孫弘之曲學同董氏之奏篇凡異時
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意以陳者斯望不淺吾黨與觀
某猥辱曳裾更厯點翰征騎衝梅香而去勿遲帝所觀
光之行青衫趁草色而歸當致郊外稱迎之喜

回龔撫幹

玄冥謝去青熒徐驅凍解東風未覺馬蹄之滑梅開北
岸更添詩思之清方此春時宜于征旆正欲一介問行
李已驚五色墮珍函籍甚先施凜然不敏恭惟某官如
九苞鳳出而宇宙文明如一角麟生而史冊書瑞石渠
流水清泚蓬山雲氣霏微是皆神仙之巢以俟名勝之
士當年爭看斫得廣寒宮殿最高之枝今日共期著在
紅塵風日不到之地某器薄難用根鈍不靈方自深倚

席之慚敢例發無氈之嘆丹陽門外當爲三肅之迎舞
雩亭前尚快十年之讀

回冬至

曉瞻天闕雲有祥光晝候曦庭彩舒羨晷歷七日而始
至萃百嘉而對時某官德稟陽和道隨剛長惟其神而
莫測吏畏層冰凡所欲以皆從民懷愛日人望攸屬帝
社匪他某學愧時新心驚節換幸一官之爲好悵百里
之相望脩履至之儀已慚落後拜璜招之賀所願居先

回程知縣

製錦亡功未能滿秩司綸有命忽拜誤恩忝冒惟深吹
噓不淺屬方叢於百冗曾未奉於尺書顧屋宗盟特先
萃翰高誼稟松筠之節英文絢桃李之容至若儷詞益
慚過禮中牟課績已騰尤異之聲密縣徵賢行有同朝
之喜

回魏少監

退朝花底嘗同輦路之塵問訊梅邊行看仙舟之舉愧
濯纓之在後辱擗藻以相先敬觀陳義之高伏想論交
之屋某官鄞江秀氣相國名家遡其淵源已漱詩書之
潤見諸盤錯復高政事之科中外踐敷勛庸赫奕念不
見者滋久盍遄歸而勿遲魏闕天高已新承於雨露吳
江地近更享聽於風雷某甫畢三年所期一障習拜九
霄之命俾司八郡之儲優倡劣隨諒難追於逸駕告新

必舊庶不辱於前芳

回岳運使

千官拱闕嘗託好於連廡列道建臺復分輝於鄰部方
襃牋而自幸俄蜚翰以相先風誼亶然菁華賁甚某官
與篇如響迅筆不休年少而達時宜未多才子機明而
中事會不數新豐自登文石之班丕簡嚴宸之眷踐敷
滋久聲實浸宏亟正星闈俄叅樞極念方漕關中之粟
遂輒爲江上之行荒碑慨想於前朝老卒尚談於先烈
趁綠徧千門之柳正好朝天看紅飛一騎之塵卽催召
驛某僅存餘息寧復他圖甚矣此行茫然後效書來吏
部如聞鸞鳳之音雲莫江東姑徹鱗鴻之訊

回陳制帥

制垣授任卽宿騰輝玉帳參籌萬里已經於長筭紫庭
弄印連營就畀於中樞形勢增雄威名大振竊以自昔
荆襄之地實當南北之衝力戰而爭則魏吳爲角立之
勢相持以固則羊陸有堅守之規合此兩路之權爲今
一商之寄其任甚重有幾可乘必得兼人之材用張復
古之烈某官英猷蓋世勁氣干霄筆陣堂堂長談未多
於李杜詞壇廩廩短廡何有於曹劉幾年懷經濟之心
一日赴功名之會含香覆錦小銓疏渥以通班帕首腰
刀大將趨庭而稟命兵民輯睦號令精明迄成方召之
勲入接臯夔之武某倣聞異數深激懦衷愧慶櫝之方

脩荷珍函之已逮宿好爲屋日望有聞安用昔人草尺
書而招贊普當從執事磨翠墨以勒燕然

回趙鎮江

制閩疇功名藩宅牧控吳引楚一江實護於風寒就日
望雲千里密環於畿甸地嚴屏翰任寄腹心某官雅度
恢弘雄材卓犖銀潢疏潤偉儀表於諸劉玉海觀瀾標
文章於仙李屢騰治最早簡宸知幾年懷經濟之心一
日赴功名之會舞鷄半夜擊楫中流開督府以總師奉
皇威而敵愾西陲制勝方圖淝水之勲北府選賢更倚
長江之重城高鐵甕日望淮陰計日幾何細數淮南之
木收功在末須犁老上之庭云云

回癸未前三名

比承迂顧始遂披瞻更塵藻績之篇曲示綢繆之意劃
若虹蜺之下飲爛然珠貝之橫陳誦詠以還佩服何已
某官才全而氣屋學博而行醇平時自期古人惟涵養
之有素一日流聞天下宜聲名之不凡豈知世俗稽古
之榮但喜吾道逢辰之幸某偶不遺寶茲獲觀光公孫
子務正以言已深慰於吾黨陸宣公不負所學更遠紹
於前賢

回丙戌前三名

讀蘇公之論觀仁祖之朝四十二年凡十三榜登一二
三之鼎甲得三十九之偉人不至三台僅止五士蓋選

拔悉孚於人望故登用不專於科名由是而言得人乃重以今準昔胡獨不然某官學老而才雄氣和而色正惟十年玄豹養霧雨於重山故一日驂騑追天風於萬里充其可至端未易量猥辱臨門更煩染翰凜若寒松之誼爛然春藻之華某嘗試已昏何堪再割獨幸冀北萬群之地猶識洼濱八尺之竒然昔日杏園常自慙其末至顧他時雲路更快覩於先登

代求陞陟

服役甫爾未效毫分陳情卒然不知倫等念前賢以終朝而拔士故通國以古道而望公推聖門長育之心破世俗故新之論遂陵彛分輒露愚衷伏念某學愧師承

訓遺先緒厲廉勤之操而耻爲表襮之行懷事功之念而不萌兢進之心平平自甘赫赫何有終更劇縣服貳偏州適當文制之新復取參承之舊豈特受約束於下吏固將觀道德於暇時蓋代聲名依歸不記歲月大府條教犇走方及朝昏寧知旬浹之間實滿生平之素某官典刑諸老事業六經向來拱挹指撝所謂風行而雷厲今則起居飲食何妨日晏以春溫方當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漆胡王之首水鐵障之山汛掃宮庭脩復陵廟百官迎於長樂之驛一人待於望春之樓解帶逍遙鳴玉暇豫永贊無爲之化丕昭不世之功倘於此時不入鈞造則將他日漫隔化樞賜歲員褒表之章應銓部關

陞之法顧豈乏揚州之三表然不博淮東之一言雖窶人無以得金而孺子或堪進履待太平於桑榆未移之頃豈他人能望恩光於台星同色之時自今日始

代與馬帥

李將軍之威名亦既聞矣郭令公之風采行且見之僭陳吞鯉之書少仲執雉之摯恭惟某官家傳忠誼之學袖有韜鈴之篇百萬騎精兵運之掌上數千里虜地在吾目中粵惟金陵寔號天塹復河湟而定闕方將圖進取之謀由唐鄧以趨京詎止作安全之計得人足任斯事非公將付之誰雖嫚大漢乃舊匈奴固已赦而不汝問然聞中國得新名將自不戰而屈人兵中興之功指

日以俟漱單于一杯之血誰無怒髮之心掃穹廬萬帳之庭獨有運籌之畧當再見麒麟之象豈復聞衛霍之名某竹節生孤桐心半瘁少年彈劍固嘗睥睨於功名壯歲佩帶終以銷磨於日月一官庠序兩換年華行趨絳幘之間伏謁玉帳之下允惟虎首燕頤封侯之相要是竒才此豈麀頭鼠目求官之人能成大事每深嘆於流俗乃甘心於腐儒唯求操筆弄翰之工烏睹出將入相之事當五馬渡江之地謬典文盟於三鱣講席之餘願觀武備

代上倉使

蟻甕浮沉何能爲役龍門突兀乃欲求知占義命之屈

伸係聖賢之好惡竊以上之人未嘗不思得士下之人未嘗不斲致身由多奪於動搖之私卒莫遂其交求之願還立法之初意掃末俗之頹風時可言而人不言夫是謂之自棄上欲擇而下亦擇貴於得其所歸某知有聖賢之門頗懷宇宙之志冉冉歲月悠悠塵埃丹砂遠而俗骨難仙春草短而饑腸未飽甫脫身於棲棘復屈意於酤錢斟酌斗升無復難涯之量沈酣糟粕安知至味之醇望清流何啻雲霄對故書幾無顏面非巨臂特掀於泥淖則此生終墮於塵埃一紙春風雖已破梅花之白九華仙洞尚冀逢桃實之紅諒有意於度迷津之人决不惜於畀長生之錄况他人合浦之珠已去而我公荆山之玉尚存終於與人而已焉必其當我而可矣某官學有定力語無游言容兒不形發和氣於脫畧邊幅之地精神滿腹斷大事於從容指麾之間巍然忠誼之門隱若廟堂之老不負聰明之寄能持刺舉之權凡被薦敷盡由特達從當所得却當所拒請者不報與者不求遂令宰予朽木之資亦動顏回鑄金之念惟大化之無我寧寸莛之不春決意依歸自忘晉粵片言拔士公既無愧於古人一節事君某豈有他於異日

代賀蘇提刑

出節內府衣繡外臺不犯于有司已仰好生之帝舜以長我王國更資式敬之蘇公付以畫一之條仁哉九重

之意竊以爲郡者九部江之東封壤袤延民風錯迕若
建鄴當塗之鎮其民務本而少爭如新安桐汭之區其
俗尚閩而好訟自餘五郡畧同二邦夫豪右之吞細民
與官吏之困百姓茲其常也此乃不然富民則持州脅
縣而誣訴其長官貧人則負貨侵疆而干陵其大室固
有不盡然者是則抑何多焉厥今一道之平有所托矣
如前數者之患寧足慮哉恭惟某官寬博而惠和廉茂
而峻整醇醲陶育申申故家之風寬大布宣循循儒者
之治列宿分躔於天上福星屢照於人間謂物情覆甯
浩乎無窮而吾心止水淵然何累天討五用人無一寬
論朝臣列等之功豈湏代日當刑侍擇人之奏必合上
心某學淺無津面慙當講代去雖無於幾日不治已積
於三年自讀除書日望光華之赫赫亟脩啓牘少伸宿
昔之卷卷

代回林大卿

峙糧論最剖竹疏榮細柳千營已飽宿春於淮甸驚濤
萬里更煩密護於江干聞望素孚封圻增重恭惟某官
老成宿德康濟全才庶靖持躬合君子溫溫之度慷慨
遇事有古人蹇蹇之風惟朝廷深知其長才故麾節幾
徧於寰宇念邊功之方起仰餉事之獨高雖正藉奇兵
要當百萬騎之精甲然更資妙畧亟從十二車之後塵
有詔自天寧俟已日某遠離未遠誦詠惟深姑以徹聲

愧書詞之不腆但知借潤望德宇之非遥

代上淮西總領

注倚弘深寵靈超卓宣王欲中興周室將還文武境土之初劉晏以戶部侍郎兼領江淮鹽鐵之重儒術行而天下富正人用而朝廷尊竊惟治功方起之時必有魁壘非常之士即平日施行之事卜他時運動之機不有若人何能爲國某官笑談樂易體局方嚴六經之間有格言自信者篤三代之後無直道獨行不疑屹若王人之尊全然御史之日時方多事公不得辭顧出簪彤管入侍翠帷雅稱甘泉之法從然北限兎山東臨榆海實本中國之故疆胡爲將軍之去禁庭正欲令公之示回

紇爰疏內渥俾宣外庸雖少渥趣行有詔之徵姑以示如在本朝之意百辟聳明時之公論三軍喜天子之加恩簪橐論思上固欲以自近錢穀出入疇能寬此顧憂萬竈烟濃粒粒宿春於雲子千艘漕至翩翩結陣於風帆問桓爨吾可無憂知吳起士不忍畔當如蕭相國給饗終定於關中肯若王茂洪爲計卒負於江左某徧行宇宙獨見萃嵩知地足依決意來此一枝烏鵲消清樾之幾何萬里白鷗喜恩波之愈闊蕩然奔走之困忽此光華之逢雖不能挽五石而效前驅或可以畫半籌而裨末議陳篇奏記而希薦牘何敢謬爲空言扈蹕參乘而還上都會當紀此盛事

代上李提刑

學未習而傳正犯曾參之戒道得統而正幸知夫子之歸遠依數仞之廡藉有一尺之牘恭惟某官南州人物之冠先朝名誼之家詩書禮樂獨抱大全法令憲章特爲餘事粵自依蟾而得藥便當問斗以乘槎自作徐飛不爲猛進常賜錦被明光殿中習著繡衣番陽江上一散九郡春風之賜又看中天促詔之來何日發汝墳會起華林之待半夜見宣室不知帝席之前

代上宣撫

彤墀授節紫塞開牙內專執法之臺外制元戎之閩名動江淮之草木膽寒沙漠之君酋向非一得社稷之臣

夫誰兼任軍國之事某官忠精惟一術畧無雙筆陣獨掃千人軍特其餘事習中自有百萬甲久矣全模當胡星虜運垂盡之時正忠臣誼士思奮之日念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孰不痛心讀晉人諸陵重脩之言猶有生氣有若坐忘犬戎荐吞之憤何異甘爲梟獍無親之人是事要必屬公而公亦以自任昔也驅車出境此虜盡在目中今焉緩帶輕裘竒兵不出堂上士無定勇有善將則十萬貔貅地不在雄使長淮亦百二形勢顧中興實關乎氣數而此心將格乎神明得人若茲何事不立激單于一杯之血此志已鬱百年掃穹廬萬帳之庭至公乃能一舉某濫膺世祿粗守官箴未即巖瞻徒塵斗仰

三沐三熏而奏記少伸初贄之共百戰百勝以勞還行
睹中天之業

代賀錢丞相

中興而來命相不知其幾名臣之選閱史實難其人宜
思如公亡愧於古昔在乙卯之歲始有姦夫之萌昧冒
匪材隕粵敗任萬事方虞於隄潰片言復動於兵端百
年扶持一朝破壞外滋敵侮內失人心邊州之痛毒方
深汚水之癰疽繼作人起衝冠之憤勢如累卵之危播
紳畏縮而不言草茅激烈而無補惟國家濟濡之久何
忠義摧落之微坐閱十年曾無異議頗憶徃歲嘗論以
書謂來契丹之兵皆以延廣之故彼聞甚怒某視若無

忽起公來殆由天意某自幕府之既罷會考秩之亦登
解綬秣陵假涂京口適張公之護將借幅紙以爲容拜
光儀於再見之間聽論議於數言之下汎及兵中之梗
槩仍叩淮壖之瑣詳諄諄憂國之詞懇懇濟時之意思
所見之人無如公者退卽以所聞誦之諸公已而某參
選亟歸閱日未久果聞偉事實出明公不煩神矛已授
賊首裔戎膽落始知朝廷之有人薄海風馳但見閭閻
之起舞允念此舉足垂方來某官氣勁而色和仁溫而
義厲有文章而又聽規諫素富貴而實處貧賤故能談
笑之餘遂成勛業之茂然天下尚有當爲之事而君子
每貴圖終之功顧能言者未必得行之可以行者恐不

得聞也某宿有經營之志中多齟齬之謀百一未酬
五十將至髮蕭蕭而漸白心炯炯以徒丹望我公之有
成匪仞墻之私慶盖功名一念誰獨無也而君臣大義
如何廢之念丙寅之秋下薦舉之詔濫與五人之表嘗
控一日之私昔固嘆知音不遇焉今能握造化者誰也
儻有士而不用公寧拊髀於他時因獻言而自媒某則
汗顏於今日

代上執政

觀天地之間陰陽和而萬物遂由廟堂之上股肱良而
庶事康坐令九隕之蹤亦被更生之造竊以致身固爲
不易得時尤其甚難孟軻莫任於齊卿夫子不留於魯

相獲其位者幾何人哉至於我冠公卿鳴玉殿陛諫或
以爲誹己行或以爲招權有位無時行道安在某官以
太公釣璜之望膺高宗圖象之求作礪之金百鍊而愈
剛乘國之航久操而益固養松柏十年之幹收驂騮一
日之功自昔君臣之相逢每貴功名之來晚聖神當宁
禮貌大臣言無不從事皆參決既致身之若此又得時
之如今矧復問望足以聳縉紳論議足以安社稷內拊
百姓外威四戎上使星辰晝夜之順行下令鳥獸魚鱉
之咸若素懷所蘊有識共期太平之功昕夕以俟某文
場點滂宦海浮沉縣綬方更朝衫濫著丐外自效臨遣
爲榮政方田里之安變乃庭幃之起正含辛而陟屺俄

會課以陞階顧軀殘莫任於加恩殆魄定敢忘於懷德
深惟昔者有感今茲頃纏總帳之悲與睹衮衣之盛開
千載從龍之會動四方結綬之心幸際光華忍甘寂蔑
其宿依墻仞今幸鈞陶覺山川日月之頓新已見台躔
之正與草木昆蟲而咸喜豫知霖雨之來

代上李安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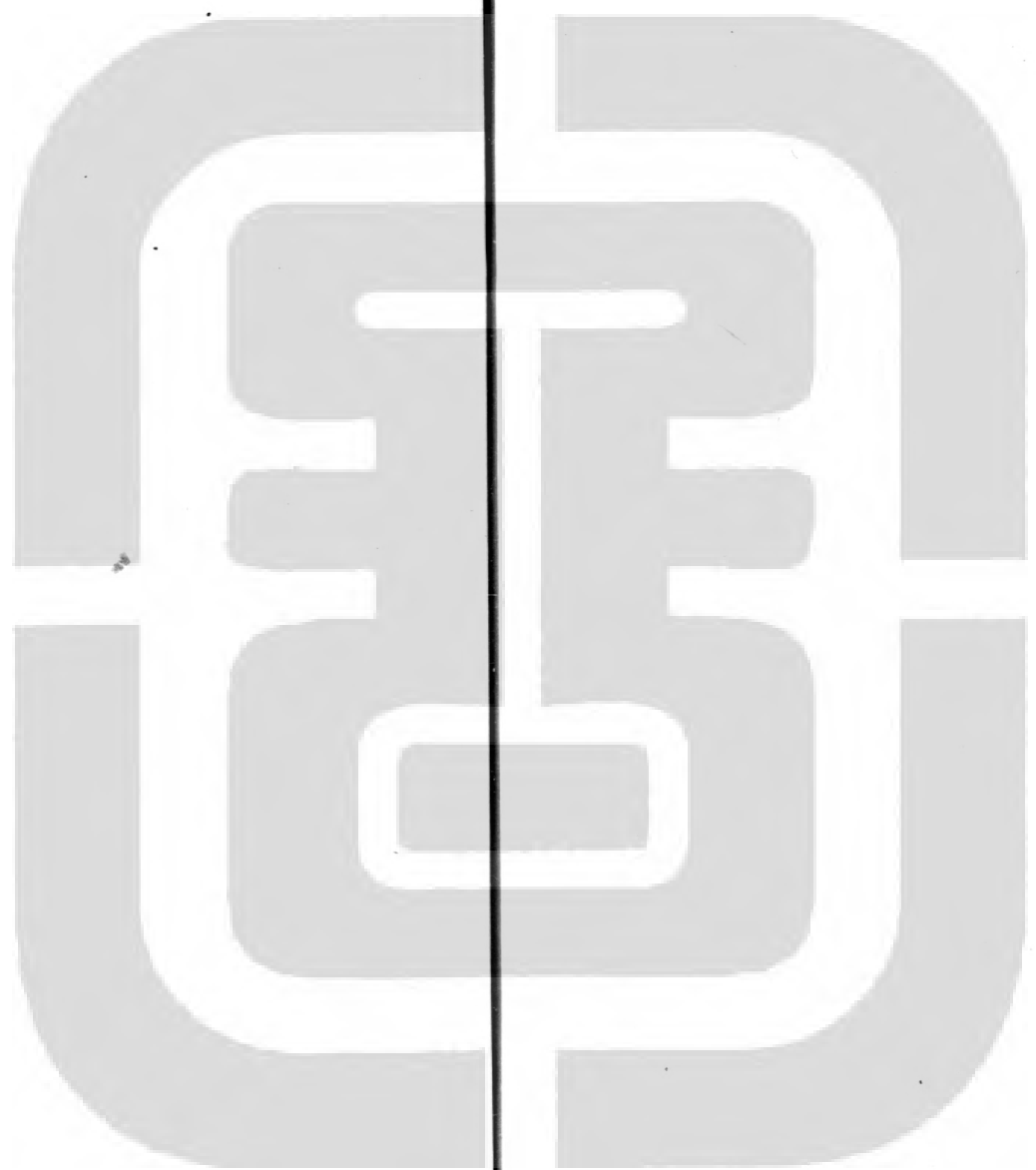
少常伯之司民頃綴玉班之末小諸侯之述職今依節
制之尊齊戍甫臨漢符近合少舒心府恪有詞函伏念
某嬾事貌言安行命誼寅緣薦牘點滂周行簿正大農
承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毫絲自詭牧人乃叨乘障眷
言古栝允謂近藩溪山信美於他邦賦籍已朘於諸邑

垂簾煙雨寧復夢騷人之詩滿案文書徒自笑俗吏之
事急之則徠怨譟緩之則乏經常訟謀紛紜漫名道院
調度鄙薄真成陋邦右走台左走温適當空道陸湏車
水湏艦殆無虛時斗大一州簧成衆口匪私臨照曷任
調肺某官擢秀大江之西接武前輩之後如晏曾之公
子公實兼之若劉孔之弟兄人所難者請違雙闕來護
三吳一封辭彩仗之紅雲千騎破鯨江之白浪萬壑盡
歸於紫筆群盜已消於綠林雖蓬海山高難久駐崆峒
之仗况若耶風快看亟參紫極之垣某少而讀書晚方
試郡敢不自力少償平生取能吏健決之名恐非美意
守儒生撫字之說唯有一心

代謝舉陞陟

幸有醇醪可均卒醉肯令羊食不及御心上施平施之
仁下激感恩之報推是心而以往知何事之不成伏念
某懵不自量妄嘗有志空懷意氣欲爲平曼之屠龍自
分力能終取桓温之棄馬本乏題輿之素望敢嘆日官
之又原誰遣此來恃有公在伏嗇除之下曾未幾時望
門墻之高不勝宿志人謂晉粵已亦凌兢一朝而拔十
人雖未遑於精擇後至而亦二食終自愧於例蒙某官
道務曲成心存兼善參天傑幹多由雨露之恩涸水凡
鱗亦借風雷之便粲來褒袞凜若刺芒骨中之長缺然
宦業安在天下之事多矣世故未諳不屑誨之庶幾可
耳某敢不避魯參之席書子張之紳高明盡鉏密粟求
理挈故疆而還宗廟看卽成平一之功收多士而入鈞
陶願終在生成之數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十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

